人海燈

月刊

第三卷第四期

病後始知身是苦
健時多為別人忙

真歇了禪師語

本社新出兩種叢書

菩提草

悅西法師著

本書爲悅西法師閉關時所作，有佛學論文，有雜文小品，其中以「一個有趣味的辯論」及「恒沙集」最爲尖銳，前者記與耶穌佈道團之辯論，後者純爲批評佛教現象，莊諧並雜，百讀不厭，書用上等報紙精印，共百餘頁，初版只印千本，刻已出書，欲購從速！

定價每冊大洋四角，優待本誌讀者只收三角，郵費奉贈，但以三月底爲止截期。

石火集

竹通 摩一 法師合作

本集爲二法師近年來之詩稿，寫景言情，各有其獨到處，佛教學者，歷來分爲兩派，一則主張禪淨利人，棄捨文字；一則主張從文字證實相般若，輓近潮流趨勢，以後派佔優勢，本集有二法師自序各一篇，闡明佛教與文字問題頗爲切要，研究佛教文學者不可不勝，主張棄捨文字者尤不可不看，書用上等道林紙精印，版式精美，亟宜購讀！

定價每冊大洋三角，優待本誌讀者，只收弍角，郵費奉贈，亦以三月底爲截止期。

靜賢全集

定價每冊大洋四角

本集所選有佛學論文，有詩歌小說，有信扎雜文，若干讀者輒謂其有曼殊遺風，故其壽不永，於此可見其作品感人之深矣。

海萍詩集

定價每冊弍角

通一法師編著　人海燈社叢書之三

本集以通一法師將去潮州十首爲主，(幷有法師自序)。以當今佛教頭腦清新之一般僧伽居士和詩爲附，和詩共廿家，作風有超出齊己貫休之上者，字間行裡，熱血絲絲，其期待佛教振作之血忱，躍然紙上，學佛人尤宜人手一編。書用八十磅道林紙精印，極爲美觀。

名山遊記

定價每冊　道林紙三角　報紙二角

何張蓮覺居士童年信佛，遍歷國內外名勝道場，本書集合朝禮名勝道場遊記而成，可作佛教文學讀本讀，亦可當佛教史地研究，凡學佛人允宜人手一編以資研討也。

南詢集

定價每冊大洋陸角

本集集嶺東佛學院第一屆畢業學僧論文而成，佛學世學，無不包融，手此一編，利益無量，存書無多，欲購從速！

以上六種合購，減收大洋壹元伍角，郵費奉贈，非本誌讀者，恕不適用此例！

人海燈　第三卷第四期

目錄

社言：再從中日佛教徒携手中之不幸事件說起　通一

短談　如何才使佛法深入民間　靄亭

從我們僧伽的地位墮落說起　嶽樵

論佛教在一般宗教中之地位　福善

從消極說到積極　芝峯

人生與佛教——寄塵老法師講——　萬泉化莊記

略辨佛果五法　雪煩

世界安立論　覺先

小乘三藏結集畧述　廣成

佛教人物　寫在參禮弘一律師以後　萬泉

大醒法師印象記　林蔚雲

佛教文藝　靈魂的探險　暮笳

回憶父親的病　嶽樵

通訊　無名小卒的吶喊　無名小卒

答無名小卒　通一

關于兩華清的辯明　澹雲

海吟集　大庸選

一月佛教　記者

編者的話　編者

再從中日佛教携手中之不幸事件說起

通一

自本刊(二卷廿三期)發表了兩篇評論慧雲隆耀兩法師在台灣被捕的文章以後，便接着各地讀者寄來了許多聲援的稿件，有許多人認爲慧隆二法師眞已死了，還寄來了許多追悼的詩文。不多久，張茂吉君自厦門寄來一稿，申述慧雲法師之死確係訛傳，而隆耀法師已於九月釋放云云。同時台灣某讀者亦來函證明慧師未死，不久即可釋出回國。這樣，本刊爲愼重其事計，只得將這兩類矛盾的文稿，一齊暫擱一邊，等事實來做證明，免得言人人殊，攪昏了讀者的腦筋。

十一月，日僧藤井草萱氏來華考察華南佛教，因芝峯談玄二法師有信介紹，承他來東蓮覺苑參觀，晤談之下，他說：曾經親在台灣詳細談查，隆師已釋出，慧師也快就能釋出，至於被捕的罪狀，似與某某黨有關係。我聽了這話不敢加以可否，因爲我與慧師有相當友誼，多辯了自已也許有拖泥帶水之嫌，以爲慧師平日思想穩健，一時昏迷，被人利用，也許有之。因此，我只得暗自爲佛教人材痛惜而已！

現在，慧師已被釋放返國，可見他在台灣並沒有眞犯罪，藤井氏的話，不能成立，這也是我們歡喜的事。最近，慧師擬搜集各種材料，草成一文，宣佈被捕的詳細情形，我們原可拭目俟之，聽慧師自已的現身說法，不過，我讀日華佛教二月號中日人默公所作「從隆耀慧雲的赴台被捕入獄說到出獄歸國的始末」的一文，對于我那篇中日佛教徒携手中之不幸事件」，似乎深不滿意，我那篇短評的意思，歸納起來，不外以下數点：一，這種逮捕是不合法的。二，不應錮禁年餘，既不宣佈罪狀又不釋放。三，日本佛教徒漠視此事可見對中日佛教徒携手是無誠意。四，願中國佛教徒自已振作，不必全依賴人家幫助我們發展。誠然我那篇文章對倡導中日佛教徒携手的人少有微詞，但並不如默公所說：「其中以通一法師的筆鋒上那麼厲害啊，他一提起筆來影影間就好像罵我們做中日佛教携手的是不是的」原文那末一樣，我的意思是，在中日佛教徒携手的情形之下，發現此類事件，我們何必要做這類工作？我勸中國僧徒莫太醉心這事，是理所當然，打個譬喻說：中國僧徒到台灣傳戒(而且是被動的。)就會被台灣政府錮禁年餘，在審查無罪的四字之下輕輕地釋放；那末，將來日僧到中國來時我們也可報效這一套，試問那時日本佛教徒作何感想？所以，我覺得雙方不能相處以誠，什末工作都是多餘的！

中日交涉，不能趨于和平解決，那就是唱僞親善的害處，問心說：日本對中國的所唱的親善的高調里面，是找不出「誠」字的，中國是弱國，已在和平解決一切懸案的口號之下，受盡了宰割的痛苦，這是鉄一般的事實。

中國佛教徒與政治向無直接關係，從歷史上考查牠積弱的原因，那就是牠與社會發生離心力的關係，挽救之道，雖千頭萬緒，而借鏡鄰國，攻他山之錯，也非全無益處。日本佛教傳自中國，飲水思源，也當做點反哺工作，何況佛教無國族等狹隘觀念，一切工作應以慈悲心爲基點呢？

軍人政客，熱于勢利，大權在握，不能眼睜睜見着旁人得甜頭，不得不帶着僞君子的帽子來加入腥羶的國際里爭奪一切，但是佛教徒是明白因果的，知道這樣做無異自已爲自已在掘發坟墓，怎肯忍心加入這旋渦里預備將來受罪呢？所以，我們中日佛教徒的携手，如沾上政治意味，別有作用，那就是汚辱了佛陀，枉爲佛陀的信徒！

中日佛教徒携手在原則上，我不反對，但從慧隆二師在台被捕事件看來，這實是携手中的暗礁，令中國僧徒不無置疑，簡截言之，基于別種意味的携手，親善，那是中國僧徒所徹底反對的，我之對做中日佛教携手工作的人們稍有微詞，就是指此種而言。

中日佛教携手才是初步工作，已發生此類令人疑懼之事件，（指慧師無辜被捕事件）令中國僧徒失望，誠屬不幸！唯有希望今後工作的人們眞從正大光明處着手做起，做出一些令人信仰欽佩的事來！那才是我們佛教徒的本色！

我再申明：我不反對中日佛教徒携手，但希望莫被別種階級中人資爲工具！

慧師錮禁年餘，幸已釋放，弱國無外交，我們也無須追求什末逮捕的理由和什末損失的賠償了，即使日本有所謂寃獄賠償，弱國中人亦何敢染指？

三，五，夜于凄雨怒風中。

如何才使佛法深入民間

靄亭

有一天午前，我正在佛殿那兒上供，約摸看到一個喇嘛披着一領黃衣，赤了雙精脚，在藥師塔前誠誠敬敬地禮着佛；我內心里起着驚奇！咦！這里何來這種異樣的人物呢？念完了之後，走到客堂裏面問問他的來由，原來就是宣傳已久近始由仰光歸國的那位慈航法師。我就留他在這里東蓮覺苑——下榻，談談南洋一帶的僧侶生活情形，以及今後回國的宏法利生計劃，他說：「這幾年在南洋遊歷各佛教國見到佛法如何的普徧，深入民間，人人知信佛，人人知敬僧的一種印象，內心非常之羨慕，就是吃一餐飯，也必先供養過僧侶，然後才食，畢恭畢敬無一毫輕忽的態度，行路的人見到僧侶也站在旁邊，讓他行過了再行；要是走到他們的家裏，老老實實的不客氣坐在當中，受他們的禮拜如同活佛一樣，腰也不須灣一下子來回答他的禮，不由分說開示他一大套恭敬三寶如何得福的一類話，這種情形，是很普徧的，其所以得到這樣效果的，根本由於托鉢日日與他們接近薰陶習以爲常了，毫無足怪。要得中國佛法興起來，普徧地民間化，我——慈航法師自稱——敢斷定來說一句，非行這種托鉢制度不

可，我這次回來就預備糾合同志來試行這種方法，你看對不對？」我說：「中國的國情又是一種樣子，沿門托鉢的制度，恐怕是不容易行吧？現在僧侶自營自食，社會上人尚有許多的放他不下來誹謗是分利者，何況你天天領一班人去吃他的養熟的現成飯，那還了得，這雖然也是我們僧侶的不長進無道德學問失去人們地信仰心，如再這樣一來，不更增加他們討厭和反對嗎？我以為乞食與自食似乎不成問題，最重要的在培養僧格，使他有充分的道德和知識，作普偏地宣傳和感化的工作才行。最好是普及僧教育，寺廟學校化，寺廟就是教育僧侶和民衆的機關，僧侶本身個個是教員，或到其他校內廉價或盡義務當教員，好者僧侶最討便宜的沒有老婆和子女之累，生活簡單，易於解決，在國內社會經濟崩潰衰落人民教育普及的時期，最易施行這種政策，既可博得社會多數的同情而佛法也跟着深入民間，留之法師以為然否」？他說：這也是一種方法與我異曲同工，就這樣各是其是地大家來努力吧！？

二，五，三，六，在香港東蓮覺苑。

從我們僧伽的地位墮落說起

獄樵

我們是站在一個何等的地位？就一般說來，我們是人，站在人的地位；人是萬物之靈，除衣食居住外，猶能具文化，道德，互助，求知，種種向上的心理；這可說是人的靈於萬物的所在了。但是，人雖靈於萬物，而猶不可以靈而驕盈而氣盛哩！須知道所謂「心佛衆生，三無差別」的理由呢。譬如人們不具因感缺乏而求進取的思想，那末，人類之滅亡老久了；如其是禽類獸類，能感覺到牠們生活的缺乏而求向上進取，那末，就可以即刻說牠們是人的地位了。

地位，不過是一具形式的東西罷了；我們要將牠這具形式的東西抬高，或者要把牠墜落，都可以自由昇降的。但是我們中國的僧伽在中國社會裡是一個什麼地位呢？，不消說，比較起來，和我們中國全世界全人類裡面站的地位一樣，誰也不得否認這個是反比例哩。

不信吧？因為我們佛教徒自身不能力求改革，致使一般為國為民的教育家，時而覬覦，時而涎羨不停地在那里希圖着「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而必欲將全盤統歸秦帝而後已。如廟產興學的運動，彼等在處心積慮的妄想進行，何嘗停止一刻呢！？去年的七省教育廳廳長聯名呈請中央者其事實也。

嗟！僧伽們，佛徒們，我們現在畢竟站在一個什麼的地位咧？我們的地位已發生搖動了，我們祖宗所遺留的一點資產會要被人家攘奪去了；還是讓給他們去辦教育好，我們都來行「盡棄其業而他業」去吧！？

有人說：『這不過是杞人憂天而已，我們的產業，是我們的所有權；人家怎能攘奪去的哩？嗄！你們專會揑謠弄怪，縱然……縱然有這樣的事，也是不會成功為事實的；在十七年和上兩次不

都是這樣的結局嗎？我有經驗了，哼一你們的這樣杞憂，未免「何其傳也」了。』

喂！僧伽們，佛徒們，不要作如是觀呀！總會退一步想，將來眞正會無地可退哪！豈不見盛水之器嗎？如其此器的水沒有盛滿，那末，彼器的水有盈餘，就會溢洴到此器的裡面來啊！我們現在儘可以來返省我們自己的內部，到底是不是有空缺可以給人乘隙的地方啊！那末，我們對于內部深懷杞憂，加以改革，正是用心得所哩！

僧伽們！須知道我們的地位，是高於任何人的，如其能剖去私心，不貪個己的快樂——生活上的舒適；抽出些金錢和時間，來做慈善公益事業，來辦僧教育，培植人才，適應現時人生所感缺乏的要求——佛法救世；擴充到全世界全人類去，那末，同時攘毀我們的不致攘毀了，歡迎我們的也更來不及了；我們的地位不是會漸漸地高尚起來嗎！？

國術戰蹟

——單行本出版了——濟南求是月刊社發行

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函購酌加寄費

它是國術革命的急先鋒！
它是國術鬥狠的眞面目！

諸君！大概你們祇着見國術家拚拳頭，沒見過國術家打筆架吧？現在好了，這數千年未見的稀罕事情發現了！有男女不分的混戰，恭戰的人○○有女國術家，有思想新穎的國術革命家，有研究國術教育的專門學者，有輿論權衡的新聞界，混成一團，打了個無奇不有，無怪不臻！現由濟南求是月刊社把它整理起來，刊爲單行文長七萬言，該社爲普遍宣傳起見，祇收紙備大洋叁角，現預購(訂)者極爲踴躍書印無多萬物失之交臂！

三月十日出版

咪咪集雜誌

每月一册

內容一斑

小品文字　絕艷詞遠　科學珍聞
彈詞開編　崑曲小曲　話劇劇本
流行歌曲　四明南詞　長篇小說
精美照片　申曲開篇　播音節目

每册另售二角增刊另行

定閱全年十二期本埠另加郵費全年六分外埠一角二分（定戶淫增函出版並分如何）

上海元昌廣告公司出版
菜市路三讓坊七號

論佛教在一般宗教中之地位

福善

我是佛教徒倘把佛教故意提高，不免要有「賣瓜者不說瓜苦」之評，倘違心抑壓佛教，又恐失却眞理，故以公正態度加以抉擇，幸讀者諸君指教！

佛教是教義豐富的宗教，這是大家早已知道的。惟其如此，雖然一時光芒暗鈍，但終久眞理是埋伏不了的；可危險的是一般靠人力扶起來的宗教，怕難保不滅亡在今日文明的世界中，梁任公的論宗教非人力所保里面說：「……則如波斯的火教，印度的婆羅門教，阿剌伯的回回教等雖藉一時人力以達於極盛，其終不能存於此文明世界，無可疑也，此可不必保之說也……」讀了這段文字，不免就要發生疑問，這一批宗教，也是世界宗教之一，爲什末不能存在這文明的世界呢？這，不能不歸于科學發達的魔力，當科學沒有發達之前，迷信神權，是最普遍的風氣，所以那個時候東西洋有許多大人先生仍充滿了迷信神權宗教的思想，例如：再造英國皇克林威爾其所以壓萬雖而不變者，得力于神權宗教的思想；再造法國的女傑貞德，庸庸碌碌無一特長，其所以感動國人，克服其敵人者，得力于神權宗教的思想。再造意國的加富爾，不治產以國爲產，不娶妻，以國爲妻，得力于神權宗教的思想，所以，這一大批的神權宗教，不在這個「科學未昌，迷信神權風尙」的時機抬頭，是沒有問世的機會的，其次又如日本明治維新以前的諸大人物，如大鹽中齋橫井小楠之流，和中國民族，未受西化的影響，如康南海陸浩東，譚瀏陽等諸先輩，不都帶有佛教的思想去喚醒社會嗎？其實眞正有佛教思想的人，是比帶着神權宗教思想的人相差得好多了！

到了現在，西洋各國，一部份人只迷醉于物質文明，還有一部份在希望東方的精神文明——佛教思想等，——去補救科學的不足。想不到在這科學發達的時期中，世界上只要凡是帶有神權色彩的宗教，如波斯的火教，猶太的景教，印度的婆羅門教，阿剌伯的回回教等都好像十分之八被毀滅了。尤其是現在西洋各國對于耶教失却的信仰，未免有點出人意料之外，梁任公的論今後宗教勢力衰頹之徵里面有段文字說：「科學之力日盛，則迷信之力日衰，自由之界日張，則神權之界日縮，今日耶教勢力之歐洲，其視數百年前，不過十之一二耳。昔者各國君主皆仰教皇之加冕，以爲尊榮，今則帝制自爲也，昔者國教皇擁羅馬之天府，指揮全歐，今則作寓公於意大利也，昔者牧師神父，皆有特權，今則不參與政治也……歌白尼等天文學興，而教會多一敵國，達爾文

等進化論與，而教會又多一敵國，……若是乎，耶教之前途可以知矣……」又如梁任公考查俄國虛無黨的背里發現有：「其人不信耶穌者，十之八九」的兩句話，更爲逆耳。所以這一批以人扶持的宗教，看到了科學發達，好像看到了彎子長大了一樣，尤其是達爾文的新學說出了世，耶教徒更加視之如讐。比方幾百年前，反對地動學說的故事，耶教徒曾出全力以相抵抗；因爲主張地動學說之流，冒犯了新約舊約創世紀里面的上帝以七日構成人物的那種學說，雖然兩造宣戰了好久，但是眞理到底是最後的戰勝，結果耶教徒仍然沒有反否的地方。從現在西洋各國看起來大部份是已打破這批宗教，但是又爲什末很希望我們東方的佛教呢？這在我們的推想是：一方面要佛教思想去補救科學，一方面又不能不說是佛教的教理來得圓滿透切，足以喚醒迷于物質的西方人心吧？在教理方面看起來這里不能不說是佛教的教理高超羣教了！

倘若約人民的需要和信仰方面來說，西洋各國幾乎都有名流讚歎過佛教，如：赫胥黎他是天文學家，斯賓塞爾他是進化論的論主，列寧他是社會黨的中堅份子，都曾說過佛法這個東西，是談理以來未嘗有的，又如羅素民國十二年在我們中國的上海，和一位生機哲學的杜里舒對于佛法也很贊成過。在十幾年以前美國紐約曾經開過佛學研究會，出席的有十幾個國家。外如法國德國的大學里，都增設了佛學的一科，以便養成世界上的通才，由此可見得佛法之在西洋，也是非常有人感覺到需要和信仰的，在這物質文明高昂的時候，——打破宗教迷信的時候——一般迷于物質文明中的國家民族，還這樣渴望佛教，這里在人民需要信仰方面，又不能不推佛教爲最高了！

上面已經把佛教在西洋方面的地位說過了，以下就要談到我們東方的佛教了，東方的佛教，自從產生出來，除了佛滅以後，在印度受了婆羅門教的壓制和中國不德的暴君摧殘以外，恐怕都是光榮的生存着尤其是在中國幾個給人民的影響深刻，鄉村一個愚的婦孺，都知道「佛菩薩」的名詞，什末耶穌上帝等一類的名詞恐怕還不知道吧？這又不能不說是佛教在度生方面給衆生們的恩惠太大了，以致人民時刻都把佛教擺在心上，至於佛教的教理，在中國是不是也得到人民的信仰，這，只要論看梁任公的佛教之信仰乃在自力而非他力里面的話：「佛學廣矣，大矣，深矣，微矣，豈區區末學所能窺其萬一？」以這麼一個世學博大的學者，竟然說出這樣的「可仰不可及」的話來，則佛學的眞理之在普通一班人們的心理中，可以想見了。

至於東方國家民族，對待耶教這類的宗教，是怎樣注目，再請讀梁任公的佛學漸次發達之歷史里面有段文：「佛耶兩宗教，並以外教入中國，而佛氏大盛，而耶教不能大盛者何也：耶教惟以迷信爲主，其哲理淺薄，不足以壓中國士君子之心也……佛教者，實不能與尋常宗教同視者也，中國人惟不蔽于迷信也，故所受者，多在其哲學方面，而不在其宗教方面，而佛教之哲學又最足與中國原有之哲學相輔佐者也。」耶等宗教在東方有沒有得到各個國家民族的信仰和需要，只要讀了上面的文字，自會知道，同時佛教的教理在東方

有沒有得到各個國家民族的信仰，從上面的字中也該領會得出，可不必再要我們說句「賣瓜者不說瓜苦」而說一句瓜甜的話了！

完了，佛教在一般宗教中的位置，究竟還是在額頭上呢，還是在尾巴上呢？我想在這更可不必要筆者來按定，讀者高明，早有定評，但是我既提出這樣的問題來，那我自己又不能不先就我個人的井見來加以判斷：佛教在教理方面固然已爲世界學者所公認爲最圓滿，最透切，即在東西洋各國民族的信仰和需要方面看起來似乎也沒有旁的宗教再超過牠吧？

一九三六一五于閩南

從消極說到積極

芝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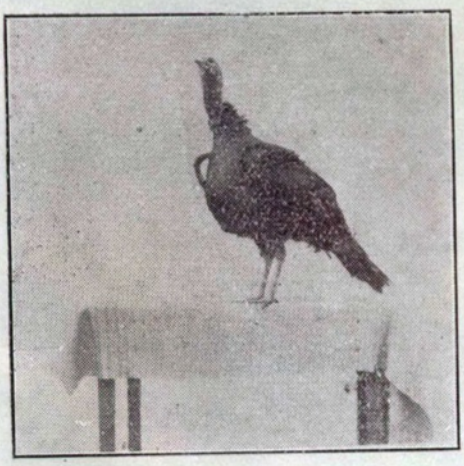
一般人都說：佛學是消極的，悲觀的，厭世的：這些，在研究佛學的學者，我想是不能否認的，但也不是完全的肯定的。消極，悲觀，厭世，可說是佛學的手段不是目的，是必經的歷程不是終點。無論在佛學的理論上行爲上都明顯地這樣昭示我們。

我們就站在被事物所包圍的一切事物來說：隨拈那一種事物，無不是生滅變異，新陳遞遭，如燈之燄，如水之流，如飆之擊，如雲之馳，沒有一物占到兩個空間和兩個時間，縱在肉眼認爲質礙不化的東西如儘石，也何嘗不在這電光一烟中相生相滅剎那異態呢？這種變幻，就在我們沒有觀察智慧能力以前以及未被我們觀察到的一切，乃至我們能思想的精神作用，無不在這生生化化作自然軌律的活動，這在佛學上給以「諸行無常」印定的前提。假使宇宙間的一切，是一種固定不變的物的體質或心的體質，那末，也就沒有我們今日的世界和我們的自身。固定不變，就祇有舊的存在沒有新的產生，爲永遠的停止，永遠的常存；宇宙間的事物，固沒有如是者，這種原理的基石，就是起於和物的本質自身之無有固體的或一元的二元的絕對之存在者，是心和物緣起的現象或潛在的功能，都是彼此關涉顯隱作用的反映，故唯有緣生緣滅互爲消長，絕無一物爲之主宰支配於其間，這在佛學上給以「萬法無我」印定的前提。由諸行無常，是否定了偏於思辨的唯心的或偏於現實的唯物是常存不變的謬執：由萬法無我，是否定了唯心和唯物或其他宗教家解釋的神之主宰萬有的謬執。由上兩種的否定，得之到如下的結論；宇宙萬有的不變徧滿的眞理，是「無常」，是「無我」。這即所謂「否定的否定即是肯定」，而成爲佛學的「眞如論」；同時也建立了唯有緣的變異是恆相續而永無斷滅，而成佛學的「緣生論」。

眞如論，在大小乘的佛學中都有共通的體驗到所發出的

寶覺女義學澳門分校春季開學攝影　民廿五，二月○

東蓮覺苑寶覺女義學六年級畢業給證書全體員生合照



火鷄：放生園動物之一

何張蓮覺居士山頂公館花園剪影

華光塔遠景

華光塔近眺

觀海亭全景

理論，唯小乘撥却一切生滅的變異沉醉在這個體驗中而不能自拔：在大乘即生滅變異而體驗到不生不滅而無有變異，所謂「法法皆眞頭頭是道」的圓融無礙不出不入的自由境界，緣生論，在小乘雖也有「萬法從緣生萬法從緣滅」理論，但在「緣」的自身，仍未見到緣亦從緣的徧涉徧攝的廣大境界，未到窮緣的海頭絕對絕待不增不滅的「緣生無性，」於是求解脫於纏縛而入於清靜寂滅個人虛無的窠臼中去；在大乘，則見到一緣徧涉諸緣，諸緣徧入一緣，也即是一物（即佛學之法字解，爲廣義之物）徧攝諸物，諸物歸趣一物，無礙無盡，絕始絕終的廣大境界，即於絕對絕待的「緣生無性」的緣生物中，了得原無纏縛，也無解脫，本無罣擾，何來寂靜，隨拈一物，即空即幻，所謂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裡，轉大法輪者也。因此，眞如論和緣生論：在小乘皆得其偏未得其全，在大乘則成爲透關內外融絕中邊澈瑩無瑕的理論以及實現出這理論的一切卓絕偉大的行爲。

所以如一般人批評：佛學是消極的，悲觀的，厭世的，縱使認爲是有所見而云然，也不過是佛學小乘的一部分，決不是全系的佛學，況且現在一般人所指摘的，還沒有研究過小乘佛學的學理畢竟是怎樣？不過人云亦云：或對於一般不善於學佛的佛教徒的行爲上所引起惡視的批評，實際這於眞正的佛學，毫無相涉，猶之狐蒙虎皮，而認爲虎，實未夢見眞虎所在，而妄斷爲虎之技倆，也不過爾爾，這種錯誤，仍在於觀察者的自身，佛學當不接受這道白爲黑無知的妄斷。進言之，小乘佛學，原爲進入大乘佛學的初門，譬如世俗教育，由小學中學而昇入大學，逐步梯堦，萬無躐登，所以「涅槃經」中說：小乘佛學如幼稚小兒，教以牛字；說大乘佛學，如到了年齡和知識俱長的時期，教以滿字；實際大乘佛學沒有小乘佛學的引導，也建立不起大乘的佛學來，透過消極方得建立積極；換言之：先沒有小乘的悲觀，厭世，也就沒有大乘的樂觀，入世。現在，我們再轉入如何由消極到積極，乃至由厭世到入世的問題上去。

消極，悲觀，厭世就是通常所謂滿意的；那麼，對於宇宙間的一切，都覺得是滿意的；那麼，對於一切事物絕無懷疑，也無由懷疑所引生的觀察各種問題；在現實的人生途上祇有感覺到處處滿意渾渾噩噩的混過一生，對人生自身的價值既從來沒有起估量畢竟什麼意義的機會，就停止在下意識的活動中永無自省無進步的僵尸的生活了。但是我們自有人類史以來，生活已由簡單而複什，由狹小到廣大，這種活動的源泉，都是由人類自身感覺生活的滿意而進展的。佛教的大乘行者，其動機也就是由生活的不滿意而起的，即感覺有根身和環境的苦聚而發心。不過小乘偏走消極的一條路，力求個己的超脫，而入於身己的超脫，而入於身境心的寂靜涅槃；大乘則不然，不僅求個己的超脫，而徧濟一切衆生暫使其同得寂靜涅槃，超脫一切身境心所引生的苦聚，故維摩經謂：「緣苦衆生，發菩提心。」所以小乘是始終走消極的路；大乘的出發點，雖是悲觀厭世，但發心的目的深遠和對象的廣大，他的行動是普遍的，積極的。在大乘的地位觀察小乘，認爲是劣姓的卑下的；並且根據大乘所證悟的深徧的眞如

論和廣大的緣起論，小乘不過爲一種鈍性，氣力不充壯的衆生作暫時歇脚的郵亭，並非終極到家安身的處所，其安身到家的處所，是非達到一切衆生俱得離却苦聚而獲安隱快樂寂靜涅槃是不可得，故實行大乘的菩薩，自利尙在其次，而以利他爲先，原因正在於此。

大凡這種積極行動，自有他深刻觀察所證悟的最透徹的理論和堅固不動不搖的信仰和毅力的行爲，尤以最透徹的眞如論和緣生論爲其穩定的基礎；現在大略的說明一下：眞如，是一切衆生身境心的眞實相和，彼此互相關係的一切事物的眞實相，完全離却自我主觀的偏見到事事物物自身的眞實相。在常人於自身心境所見到的一切境界，終不免挾帶私心成見的曲解，於任何境界上好作抽象的好醜憎愛的批判，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的亂下註脚，實際於任何境界上都沒有認識其眞實相，這種依私心自滿的自我執，在佛學大小乘都根本地痛下剔除，自我根本摒除，就得到無我的客觀智慧，見到任何境界，不挾帶絲毫自我的色彩而體達所顯現的恰如任何境界的眞實相，無論大小遠近身境心的一切境界，都原來即是如此的眞實，從來沒有改變過，即永遠的將來也還是如此的眞實，也不會有所增減的。不過挾帶有我執主觀的人所不見被無我執的智慧者所發現耳。小乘的人由此了得身境心的種種苦境原無有我，於是超脫其由深固我執於根境心上所發的苦境，而入於無我的寂靜涅槃境界。在大乘，則不僅了得根境心乃至一切境界原沒有我，並且了得一切境界都是由各個衆生自心，於根境上起好醜苦樂顚倒之相，實際，這一切境界，原沒有這苦樂好醜是非善惡之相；一切境界，無時不住在眞實相中，因是了得身境心以及一切境界，原無苦相可得，那裡有樂境可求，苦無苦相，樂無樂相，乃至無一切相，是爲一切諸法眞實相的眞言論。有了這種眞如實際根據的體驗和理論，在自身方面，就能處在無論何種境界，都不被苦樂幻境之所轉，以見到一切幻境的眞實相故。同時觀察到其他的衆生，破這種幻境之所包圍，由自我執所發生的種種苦樂之所顚倒，避苦求樂，而樂終不可得，墮在自我執的深坑中而不知自拔；大乘行菩薩，緣此原無有相的境界中，爲一切未證悟的衆生，處處提撕此理論以顯此諸法的眞實相。也即是由各個衆生自我迷執上所妄起的苦樂相的緣生論；因此緣生論，引起大乘行者積極度生的行爲。

沒有達到眞實相的眞如論之前，就不能了達一切境界如幻的緣生論；也就是說，沒有徹底無自我的消極的觀察之智慧，就沒有積極度生的行爲也。

大醒著

日本佛教視察記

精裝本一元四角
平裝本八角

本書爲大醒法師去夏遊日視察佛歷國後所作，全書約九萬言，日記兼遊記體。記述日本佛教之歷史及現狀頗詳，爲中國佛教徒著述日本佛教之第一本書。現爲使全中國佛教徒悉知日本佛教之情形，特優待裝價兩月，在四月三十之前，向上海佛學書局購買者，精特一元，平裝五角。批發零購一律。香港函購，每冊另加挂號寄費三角。

總經售處：上海愚園路佛學書局

人生與佛教

—寄塵老法師在中國佛學會厦門市分會講—

萬泉化莊記

剛纔聽到蔡居士所介紹的一番話，本人感覺得異常的慚愧。所謂「開示」，實不敢當，現在這裏所要講的題目，只不過就其一般的說法來談談而已；在今晚能與諸位聚在這裏談談佛學，確是很難得的，同時也是很榮幸的事。

寄塵到厦門已有三回了，第一回來就與蔡居士以及厦門其餘的各居士相識—而佛心居士因徐前與我在武昌佛學院同過學的，所以老早就認識的，其餘的各位在厦門的居士，大多數是我第二次來厦門而相識的，因第二次太虛大師在厦門組有慈宗學會，過從尤密故也，但是和各位在學說方面談話的機會很少，一則因事太多，一則爲時短促：想不到這回又作第三次的來到厦門，且能和在座的各位聚在一塊兒探討佛學，所以本人對於蔡居士的介紹而所引生的慚愧之餘，同時又異常的歡喜！

今晚所提出來講的這個「人生與佛教」的題目，在質的方面，未能得有充實的預備，這原因是近日學院中舉行彌勒佛七，和其餘的瑣事冗繁，不能假我以閒時來預備講題和搜索講題的材料，所以講起一定沒有特殊意義的；幸而諸位都是大師—太虛大師—的弟子，對于佛學都有深入的研究，我們又都是師兄師弟的自家人，那末也不妨用我這無甚意義的談話來和大衆互相研究，作爲我們學佛行徑上的一些兒參考罷了。如有不到的地方，尚祈各位不吝指教！

一，什麼是人生

民國以來，中國學術界起了很大的高潮，就是人生觀的論戰，而關於人生觀問題加入論戰有了不少的著名學者，如梁啓超，胡適之，錢玄同，吳稚暉，陳獨秀等……各派，眞是不一而足，有主張物質的，有主張精神的，有主張人文的，有主張藝術的，在當時加入論戰執筆爲文，發揮妙見，洋洋大觀，極盛一時，參加討論的差不多是全國學者的總動員，已成爲我國學界上的一個有意義的最高潮！嗣後書局收集各學者所發表的參加討論的文章，已彙成「人生觀的科學」一書，刊行于世。

但是他經過了這樣的討論和這樣的苦戰，而所收獲的効果，不過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而已！互相爭論在佛法上說起來；脫不了「法執」和「我執」的圈套之外，然以吳稚暉先生的「黑漆一團」的妙語形容之，頗多類似之處。以全國學者總動員的力量，歷時一年之久，關於人生的問題，而不能予我們

指出一條真實究竟的康莊坦路，這未免太那個了！故人生的問題仍然是成爲問題，並未因這樣的高潮，這樣的論戰，就給予一種具體的解決方法。因之，太虛大師在海潮音日刊上發表關於人生問題不少的文章，參加討論，以補其偏。大師根據最圓滿的佛學來指示我們人生所應走的一條光明的人生大略，再圓滿沒有的了！如是從各方面觀察起來，對於人生問題的討論才稍有頭緒，不致錯亂紛紛，使人有莫衷一是之概！這是因爲太虛大師所討論的不屬於空談，皆是言之有物，持之有理，和根據佛陀聖教量高上一層的緣故呢。

二，人生的定義

「人」就是指平常所謂「人爲萬物之靈」的這個「人」而言的，他的對面是非人，在動物界中爲圓顱方趾頂天立地的一種豎行的動物，其『內具情感心智之性，外具手足頭目之形，智慧特高，善作事業，』以「如是之物，名之曰人。」「生」即生活，如云：『凡物之生起長養相續存在，於可能時間中不就息滅者，曰生。』「人生」合講起來，就是我們人類的生活，人類的原則，換句話說：就是我們應如何的做人，應如何的調適環境而得維持我們人類的生活，所以人生的討論是說明做人的道理，維持生活的法則。在人生學術討論的，要維持我們人類的生存，須有資養的物質；而宇宙中所有一切物質能做爲我們生活上的一種資養的原料者，必須經過勞働者加以製造，而手業上的大小經營的組織。如我們要求生存，便須吃飯穿衣，而這飯和衣非自然而成，是由我們人類利用自然物而經過種種手續改製而成爲所吃的飯和所穿的衣；所以人生的活動，以物質和勞動最有關係。但是人生又是各個爲「生存競爭」的，人與人間相互爭取各自的生存，故僅有上面所說的物質和勞働還不够，又須有保障其生存的必要，故國家所有的政治法律是爲保障人類生存不可忽略的一種階段，西洋哲學者如貝西法及德國的黑智爾Hegel斐希德Fiehte，關於所討論的人生的定義，都不外乎「生存」「勞動」「所有」之三權與人生不能須臾離者。

三，人生的階級

這裏所說的人生的階級，就是以各人抱負着各種不同的人生觀點而說的，如農工商學軍政各界的人士，莫不各有其人生觀；但是統括的觀察起來，都無非是爲着生活的問題，如知識行爲的修養，以及自己在社會上的地位，這是一般的人生觀。其次如儒家以做人的倫理道德學術爲其人生觀，故其出發點完全基於道德方面和學術方面，苟其道德學術修養有素，小之修身齊家，大之治國平天下，此儒家的人生觀運用之極而風靡於朝野者；簡言之，即可以說其人生觀全在道德學術的修養，和維持自己的地位與生存的要求上用心思，這是儒家做人的人生觀。復次爲「超人」的人生觀，如中國從前有不少的名士鴻儒，對於塵世的富貴，名利，都不在他們心目中，視爵祿如敝屣，視富貴如浮雲，自己讀飽了書蟄伏在山林岩壑中做一個隱士，終其一生，與世無聞，這是「超人」的人生觀。若就宗教家的觀點作一個比較的研究，則又在其次了！宗教家的人生觀，除了物質方面的「生存」「勞動」「所有」的三權保障之外，在精神方面的亦極爲注意，這是

完全比較基於生活和做人的人生觀是進步的。蓋我人的人生觀，應具有物質和精神的兩方面，纔可以具足圓滿！原來世界爲一大天地，個人爲一小天地；人類生於「大天地」的這個世界中。都有一個「小天地」的人生觀，故一般人有一般人的人生觀，儒家有儒家的人生觀，超人有超人的人生觀，宗教家有宗教家的人生觀，而究其宗教家的範圍非常廣泛，茲就「耶」，「回」，「道」，「佛」等教言之，其各個的人生觀又彼此互相矛盾不同，甚至各走極端，背道而馳；這是甚麼緣故呢？因爲各個教徒的立場不同，和其所崇奉的教理有淺深的差別，故關係到人生觀的階級亦有種種的差別了。這不單是宗教家的人生觀如此，即其他的各色人等，以所處的地位不同，所操持的職業不同，故其抱負的人生觀亦有種種不同的差別呢。

四，異教人生的缺點

言「異教」並非含有排斥的口物，只是對本教以外的各家宗教而說的。因我們是一個佛教徒，即以佛教徒的身分站在佛教的立場上，對佛教以外的各家宗教之總稱，故名「異教」；異者不同，異教者乃不同之各家的宗教的意思。就剛纔於上面分別而說的人生階級的一段看來，知人類中各有其不同的人生觀，現在單就宗教界的各家人生觀所有的缺點，略爲指出，以供研究，然後再根據佛教的學理指出一個人生觀的眞實意義，以資取法。

談到異教對於人生觀的缺點，像儒教的所謂人生，只是關到做人的道理，回教耶教則以昇天國的樂園爲其歸宿，藝術家以藝術爲宗教，作爲他們人生的精神上一種寄託處，如俄國的大文豪託爾斯泰就是以爲盡人生的一切，皆從藝術上可以彰顯，以藝術爲其人生，無論是詩歌或是繪畫，都滿含着人生的意義，若藝術不切於人生問題者，則不能稱之爲藝術了！又如教育家的人生觀，大多數是以人文主義爲出發點，其他如軍政各界人士，以其所立身的位置和職任的關係，亦自有他們的人生觀，現在就以儒教和普通社會的一般人生觀而論，只知斤斤較量於現前利益，不能顧及未來，故於身後問題不能或不許討論，所謂「未知生，焉知死」是也。耶教認上帝爲萬能的造物者，以爲天地與人，都是上帝經過七日七夜一手造成功的出產品，即宇宙間所有的形形色色，乃至事物的一切，都是上帝所賜予的，人們的苦樂貴賤，生死權衡，一概操縱在上帝的掌握中；苦是上帝判罰的，樂是上帝償給的結果；這樣，上帝好像已成爲統治人生的一個專制時代的君主了！回教與耶教所主張的人生觀點差不多，又和印度教所敬奉的梵天外道，中國道教所敬奉的玉皇大帝，很相類似，都以生天爲人生的極高點！統而言之：異教人生的缺點，不是顧前不顧後，就是企望生天，享受天福，殊不知這種人天有漏的福樂是不實在的，即非非想天的空定的仙人，報盡仍墮爲牛角窩中虫，這不是一個很好的鏡子嗎？所以異教人生的缺點而不究竟，是不足爲法的！

（未完）

略辨佛果五法

雪煩

談到佛的果位，若廣顯起來，實有無量，略說則有二種：一是斷果，二是智果。斷果即是清淨法界，智果即是四智心品。此清淨法界及四智心品，總合起來名爲五分法身。現在且先訓釋五法之名詞：

法界，即是眞如的異名。爲甚麼眞如說名法界呢？因爲界是因義，法即是指的三乘教法；謂由圓證眞如爲因而所等流出來的三乘教法，故名法界。

怎樣證得清淨法界呢？由斷除煩惱所知二障所顯的眞如，名爲清淨法界，此眞如體，是最極清淨，於聲聞乘，只斷煩惱障，所以不名最極清淨，於諸菩薩，雖然進斷所知障，猶未淨盡，故亦非究竟；唯佛果位於眞如體，方能圓滿證得，所以名爲最極清淨。此清淨法界。能含藏無量的功德，所以諸佛以此爲自性身。此乃從所證的清淨法界方面說。

甚麼是能證呢？首爲大圓鏡智，由轉異熟識體所得，如有漏的異熟識，能持一切種子，復爲諸現行所依；此大圓鏡智亦復如是，能持一切無漏的種子及能現能生身土智影。爲甚麼此智說名大圓鏡呢，謂此智體極淨無染，周徧十方，於一切，不忘不愚，如同一片大圓鏡，能現衆色像，故名大圓鏡智。

次釋平等性智，謂此心品由轉染污末那斷除我法二執之所獲得；觀察一切諸法悉皆平等，證得十種平等心性，與大慈大悲恆共相應，是故說名平等性智。

次釋妙觀察智，謂此心品由轉第六意識之所獲得，此智對於諸法的自相共相等，常時觀察無有阻碍，能斷疑惑，能雨法雨，攝藏一切陀羅尼門，三摩地門，以及無量的諸功德法，妙用無方，難可思議，是故名爲妙觀察智。

次釋成所作智，成謂成辦，作一切利益安樂諸有情的事業，說名所作，成辦所作，名成所作。謂此心品爲應成熟諸有情類，能於十方世界示現種種神通，變化三業。成本願力，所應作事，是故說名成所作智。

上已訓釋清淨法界等之五法名詞，次當決擇此五法之差別。先以因果二法決擇，謂清淨法界是因，四智心品是果。諸佛若無所證的清淨法界爲所依因，則應無四智心品之果；因爲有爲的四智心品，當依彼無爲的清淨法界爲增上力而發起故。

次以自性，因相，果相，三法中決擇。一自性——謂若因攝大圓鏡智，則自性唯攝清淨法界，若因攝平等性智，則自性亦攝大圓鏡智，因爲清淨法界及大圓鏡智爲諸佛的自體，所證能證，論皆說爲自性身故。二因相——謂若果攝平等性智，則因即攝大圓鏡智，因爲大圓鏡智能爲餘智作所依故

○若果攝觀察所作二智，則因亦攝平等性智，由達平等起彼觀察所作二智行利樂有情諸事業故○三果相——謂若因攝大圓鏡智，則果即攝平等觀察所作三智○此三種智同爲依彼大圓鏡智而生起故○

次以攝大乘論中的自性，因，果，業，相應，轉，六種的功德決擇此五法○一，自性功德○即是清淨法界○又可以說爲清淨法界及大圓鏡智○二，因功德○即是大圓鏡智．又可以說爲平等性智○此二與前自相因相中說同○三，果功德○即是妙觀察智及成所作智，準前果相道理可知○四，業功德，多分說成所作智及平等性智○爲化導聲聞地前菩薩及地上菩薩，示現受用身土影故．變化三業現作衆生利樂事故○五，相應功德，即是妙觀察智，謂具足一切陀羅尼門，三摩地門，從定出生無量功德，與無量功德相應故○六轉功德．即是成所作智及大圓鏡智平等性智○謂如來變化身—成所作智—爲暫時轉；自性，受用身—大圓鏡等智—爲究竟轉故○

復次轉八識成四智○謂轉異熟識成大圓鏡智，乃至轉前五識成成所作智此爲一般稍明佛法的人所共知者○因在有漏的位上，識强智劣，故說識不說智○在無漏的位上，智强識劣，故說智不說識○此不過但約粗相說○若約細相說，則少有過失，以識既爲心王，智爲心所，云何可說轉心王成爲心所呢？當知言轉識成智識，並非由轉識體而成爲智也○在有漏位中，有漏識由有雜染心所與心王相應，所以識亦成爲雜染○在無漏位中，亦有心王，但由四智心品與心王相應，所以識也成爲清淨○是故有漏位中，非無心王，但智爲主，故說轉識成智○

如來復說有無分別及後得二智的差別，究彼與四智，應作如何的配屬呢？大圓鏡智具有二智○若緣一味無別的清淨法界，爲無分別智；若緣一切法相，爲後得智○平等性智亦具有二智，如在有漏位，第七末那緣第八賴耶見分爲我；於無漏位，平等性智，亦緣大圓鏡鏡智大圓鏡智既無分別，故平等性智亦無分別○說爲無分別智○若隨勝解有差別，爲後得智○妙觀察智亦具二智○能親證諸法的自相，爲無分別智○能親證諸法的共相，爲後得智○成所作智唯具後得智○因爲只緣事相爲智而起化業，成辦所作故，不說無分別智○

佛果具有四境心品，在何種位爲何種智最初生起？第一大圓鏡智○在金剛喻定無間道中，斷除煩惱所知二障以後，最初證得，謂佛果捨異熟識的時際，有大圓鏡智最初生起○第二平等性智，在初地菩薩見道位中無漏智證眞如時，證得一切自他平等性故，有平等性智最初生起，第三妙觀察智，亦於初地最初生起○第四成所作智，於佛果位最初生起○因爲有漏五識，依有漏五根，有漏五根，依有漏異熟識○佛果轉異熟識得大圓鏡智，故不爲有漏五根所依○以無有漏五根，亦有無漏五識○依大圓鏡智，故有成所作智○

若初地即有平等性智，及妙觀察智，則與佛果二智有何分別？當知在菩薩位中，雖有平等性妙觀察二種智的生起，而時常會有間斷○謂於觀中修法觀時，則平等性智現行，有漏不現行，出觀位中，與此相違○如說平等性智，觀中，出觀，現，與不現，妙觀察智，當知亦爾○佛果位中，平等性

智，緣大圓鏡智，無有少時間斷。如有漏位中，第七末那緣第八賴耶見分，無有少時間斷。妙觀察智，或有時間斷，謂入滅盡定故有間斷。

二十四年九月九日寫於焦山海雲堂。

世界安立論

覺先

一 前言

在太虛空中，世界很多；經中有說：「華藏界內，有十不可說佛刹微塵數香水海，一一海中，有一世界種，一一世界種中，有廿重世界，一一重中，有無量世界于中安住——中央世界種第十三重，極樂娑婆均在其內。」世界是如此的重重無盡，假使我們想把一一世界的成，住，壞，空，以及各種安立的詳情，用生動的筆調描寫下來，不但事實是不可能，即使可以，恐怕也沒有這種壽命長似的輪王，智慧超越有如諸聖者的人們吧！這樣，所以現在本文，只能講得游塵一般的世界裡的一個罷了。

中國在上古的時代，不開化的人民看到渺茫的天空，有時下雨，乃至括風，飄雪，响雷，閃電等等的怪現象，他們便生起這樣的推測：「上邊一定是有所謂天的世界，那裡有許多神人居住，如玉皇大帝，天兵將相，雷公菩薩，閃電娘娘……」同時還有甚麼盤古氏開天闢地的神話。——歐西的洋大人，在從前，不，就是現在，他們崇拜一種荒謬之極的上帝，說他能夠造天地，主宰人類的一切禍福；這顯然是假造的事實，今引論文一段——理想中的偶像—耶穌—來顯出牠底一條小尾巴吧！『新約的教理，形式上自舊約蛻化而來，舊約卅九卷的根據，又在乎摩西五經，摩西之出埃及，爲西元前一三二〇年，但更前的創世紀的歷史，尤其是洪水以前的歷史，誰得而知之？非依據傳說與偽作是甚麼？……所謂舊約的中心「耶和華」也者，只是摩西亞倫的假說，是有意的作偽，而不是事實。耶穌和上帝是怎樣的了不起，救人救世，造萬物，且看下文道來：「罪惡是甚麼？說是因亞當偷食禁果，世界上就有了罪惡，他的子孫，或遺傳着罪惡的習氣(見羅五)試問，罪惡是否上帝所造，是，這就是不慈，他是預謀者，供給罪犯的工具者，他——上帝——就先該下永刑的火湖裏去，不是，就與一切皆神造的宗旨相違背，上帝是相對，非絕對的，有說：上帝願意人們戰勝罪惡，所以給人一個自由的意志力；人犯罪，上帝可以不負責任，但上帝既然無所不知，豈不能預先知道亞當要受魔鬼的誘感？故意擧

炸彈給無知的孩提，叫他不要玩，希望他服從，炸彈暴發了，試問家長負不負責任？不剷除魔鬼，由他搗亂，累無量人類下地獄，誰負這個責任。——是的，耶穌的宗教革命，受了猶太教的影響，早已喪失他的眞面目，太十說：「因爲我來是：叫人與父親生疏，媳婦與婆婆生疏，人的仇敵，就是自家的人。」這樣耶穌，還成一個什麼的耶穌？我想耶穌有知，怕要不認識自己，對於他的信徒，怕眞要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去吧！」——此文的作者，印順法師，他是對於基督教有深刻的了解，全文的言論，非常激昂而有條理，恕不全錄——這裡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就是現在上帝和耶穌，完全是理想中的偶像，是邪見妄想的結晶，誘人沉淪的魔王，依眞理爲歸宿的人們，應當起來，消滅這種異端與邪說！——以下繼續講到印度人民的宇宙觀了，那裡是一個十足的神化國家，正教不興，邪教熾然。在釋迦世尊涅槃之前和以後，有些外道，有崇火爲成就萬物的始主，有崇水爲一切動植物的生命素，乃至大地，莫不是因水的增上緣而得成就。當時還有勝論數論二邪師，他們主張世界萬有，皆由「神我」「自性」所造成。——這種妄見邪論，在彼空有的大乘教義中，是駁斥得無有餘地的。——印度最古的宇宙說，很是奇特，異於衆論。這就是先行於世的婆羅門教，依他們的傳說是這樣：在天地初分之始，有梵天衆，成羣結隊的騰到欲界裡來，悠游嬉玩，其中因有根性卑劣的有情，貪食欲界「地味」，日久根身漸趨麤重，所以不能再有飛行變化的大神通。這些天人自從安住欲界之後，於是漸漸變成凡夫，世界最初有人就在這個時期。他們——婆羅門教——後來執着梵天能生一切的神話，也就根據於此。關於器世間的安立情形，同時，還有一種傳說：就是風、水、金、三輪上面，有九山八海，乃至日月繞須彌山而照四大洲，上有諸天，下有地獄，煞有其事的說得活現現地，好像他們看見一般。這樣直到第九減劫，人壽減至一百歲時，釋迦世尊興世，說法度生，廣明空有諸大法門。當時世尊對於婆羅門教的世界傳說，並未加以改變，因爲改變了，另外就要安立一種世界，果如斯做，是則彼等定會執着佛所說的世界是實有了，世界如果實有，當華藏現時，這些惡濁的世界，置於何處呢？若同處，彼此則有碍，若異處，則有相形高下之別。所以佛在那時，雖然沒有改變他們的傳說；但在相上，又加了成，住，壞，空，四字，顯示世界不是常住的東西。楞伽經云：「彼諸大種，眞實不生，以諸三界但是唯心所現，無有外物。」又云：「非幻無相似，亦非有諸法，不實速如電，如幻應當知。」——這裡我們應該曉得聖教典裡的世界安立形勢，是佛世尊當時隨順一般衆生的心而說的，並不是佛從根本智中而流露出的眞實法要。近代科學昌明，我國自從歐風美雨，用了不可抵抗的勢力侵入，於是有一些少有知識的人民，皆知道宇宙之間，是佈滿了無量的星球。大都分太陽系爲一世界，其餘從望遠鏡中所看到的結果，有八大行星，無數的小行星，以及大大小小的恒星，皆有條理的安住在太虛空中。我們現在所住的世界，便是許多星球中的一個地球。關於佛教所講的世界，似乎與此不同，其相如

同一座大山，下面是方的，分四面，當中突然聳起一座怪樣的須彌山峯。而現在科學所講的地球，似乎像一只乾枯了的梨子，南廣北狹。因爲種種說法，形式上不同，所以就有「班頭腦似清醒而非清醒的學者，謗毀經中的事實，完全屬於空想與假造。他們那裡知道佛在當時說法的用意呢！蓋欲令諸衆生消滅世界是實有的妄執，妄執既去，當體即空，世界之所以有者只不過是無量數的有情業感，在某時期成熟，而招至的一大因緣結底合物罷了。記得佛在經中，偶然也曾說過世界的各種相狀：如覆狀，仰狀，斜狀，圓狀；例如經云：「阿那律見閻浮提，如觀掌中菴摩羅果。」——我們先要知道，如來確實是個大智者，世界無始以來的變狀，他是知道的；現在所講地是圓的，無形中，不是已經符合了世尊的預言嗎？據近時所測，地如球形，人居在地面，足對地心，地球的這面，頭定向上，地球的那邊，頭定向下；那麼經中所謂仰世界，覆世界，不是與地球之說很相同嗎？近人說：地球是動的，經中亦云：「佛坐道場，地神作証，言我此地是金剛臍，餘方悉動」。云云，經中的事實，在在令我們知道世尊在那時對衆生而說法的動機，以及他底大智慧力，也曾預知未來的世界安立形勢和有情的妄執。所以現在一班頭腦似清醒而非清醒的學者們，應該對於經中的佛語，不要輕視才對。

二　世界是如何成功的

本文可分爲兩部份來講：

（一）世界是物質所成功的。依科學家言：構成地球的東西，雖有各種，然而總不能逃出這三種形態的物質，就是固體，液體，氣體。希臘人在古遠的時代，他們便知道天地之間，有四種原素，就是土和空氣，火，水。其實何能如此簡單，在形式上看來，似乎只有一物或多物的雜在一處；假使我們細細來分析一下，便有種種的原質發現。原質的本身，我們再來分析一下，牠是由於一種原子所成；原子的本身，也含有兩種陰陽電子；分析到最後，甚至可以分到沒有。一切的物質，皆由這些東西漸漸聚集所成的；那麼世界的組成，何嘗不是牠們所建設的。——在佛教的各部經典裡，時常看到一些多得不可數的數目，皆以微塵代數。有時講到緣生法門，則以地，水，火，風，而喻一切情無情法，皆是幻合假成。大至山河國土，水至瓶盆虫蚋，皆離不了堅，濕，煖，動，四大，現在所講的世界，當然不能例外。可是地體的大部份，還是堅質居多，微塵眞要算是地殼未成之前的最有功者了。試看壞劫之後的空劫，那時一無所有，只有微小的原塵在空中漠搖不定；一旦機緣相應，於是牠們便一個個同心竭力來建築未來的世界了。這時與他們共同工作的還有水，風，二大種，那時有四種風，一者能持，能持大水令不失散也。二者能消，牠能消去浩浩的大水。三名建立，能夠建立一切諸處所也。四名莊嚴，莊嚴分布，咸善巧也。這四種風，是由衆生的共業以及諸大菩薩的善根所起，令之成就世界的。同時還有一種雲雨，名爲「能滅」，能夠消滅熊熊的火災。復有「能起」「能止」「能成」等等的雲雨；乃至「分

別」。經云：「世界初欲成時，有大水生，徧滿三千大千世界，生大蓮花，名如來出現，功德寶莊嚴，徧覆水上，光照十方一切世界。時摩醯首羅淨居天等。見是華已，即決定知於此劫中，有佛出興於世。爾時期中，有風輪起，名「善淨光明」，能成色界諸天宮殿。有風輪起，名「淨光明莊嚴」，能成欲界諸天宮殿。有風輪起，名「堅密無能壞」，能成大小諸輪圍山，及金剛山。有風輪起，名「勝高」，能成須彌山王。有風輪起，名「不動」，能成十大山王……有風輪起，名爲「安住」，能成大地。有風輪起，名爲「莊嚴」能成天地宮殿，乾闥婆宮殿。有風輪起，名「無盡藏」，能成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大海。有風輪起，名「普光明藏」，能成三千大千世界諸摩尼寶。有風輪起，名「堅固根」，能成一切諸如意樹。其大雲所雨一味之水，無有分別。以衆生善根不同故，風輪不同，風輪差別，世界差別」。於此可見世界未成之前，風輪和水輪的魔力是多麼大了。他們不但能够成功一切，並且還以自身因衆生的善根不同，而使世界差別不同。譬如現在一般人所稱的星球，他有各各不同之處。彗星便是其一，牠底一條亮閃閃的尾巴，長有幾百萬里。其他怪樣的星兒，正不知有多少咧！

（二）世界是衆生的業感所成功的：世界的成功，並不如我這個標題這樣簡單。華嚴經云：「三千大千世界，非以一緣，非以一事而得成就；以無量緣，無量事而得成就。」如此看來，世界得以成就，因緣眞是無量無數。筆者閱讀有限，玆以所知而述：大約除去上邊已講過的物質因緣而外，還有業感因緣。在果一世界壞空之後，那些衆生，有善根者隨時可以漸漸生至三禪，乃至四禪天中，不得身受大三災之苦。這有一些根性惡劣的衆生，隨從各人的業力遷到其他的世界裡繼續受苦，經過廿小劫的空，於是那些居在天空的有情，因爲善根尚未成熟，或是壽限已滿；所以又要緩緩下墮。那時還沒有世界哪！這就因爲他們的業感來得匆促，未來的世界，便在這廿小劫中而成功了。有人說：世界是因諸佛的大威德力所成功的。——本來世界所謂雜染清淨，但在凡夫的執着；說有許多不同的分別。而在諸佛慧眼看來，五濁惡世，本來清淨，百寶莊嚴，尤如琉璃天國。諸佛報土，並非另有一種特別的天地；牠底處所，就在我們眼前，因有煩惱習氣的障碍，所以不能看見能了。於此可知欲界之成，一方也可說是諸大菩薩的慈悲功德所感應。因爲我們這些罪業淵深的衆生，沉淪苦海，無時不是過的陰暗的生活，所以菩薩發大悲心，要來度脫我們，在世界未成之前，淨光等天的有情將下墮時，無形中，諸菩薩的加持力，已經相助他們鑄成未來的天地了。——世界的總相，以及山河等物的別相，牠們爲甚叫做世界，而不叫做虛空，以及山河等物，爲甚叫做山或河，而不叫做堅潤大種，這許多分別，皆是有情忘心所測，共識所度，虛假安立的名句文身。世界的本身便是一個很大的「因緣所生法」；分析起來，是等於虛空的。楞伽經云：「諸聖但說如幻所作，唯假施設……如夢如幻」……。依唯心理論，太虛空中，無有一物多爲世界。譬如一柄光明清潔的鏡子，他的本身，沒有種種差別的相狀，皆是因有外境而現諸

色相。這種影像相，是「非像非非像」；是一班愚夫，就分別牠是一異，俱不俱，常無常，的形色狀態。楞伽經五：「譬如翳目見有毛輪，（其原物如月日等事，或只虛空）互相謂言，此事希有，而此毛輪非有非無，見不見故」。（這裡是講一種眞實法翳目就是譬喻一班愚夫他們不能如實了知唯心妄起言說。）世界總相（即名字）的有非有，這就是一班凡夫的執着，而起有世界相，山河等相了。

（未完）

小乘三藏結集畧述

廣成

夫釋尊說法，慧成乎聞，四十餘年，阿難強記，後之敎法，即憑其口傳；而佛法之流傳於今日者又賴於結集之編輯也。若非結集，惟記憶傳誦，定不能遺傳後世，縱能遺傳，亦難永久，則今日去佛已二千餘載，安能聞佛法耶？故結集之功大矣！文字之代語言至矣！此佛敎之結集必不可無也。按結集編輯，非止一次，在印度小乘三藏結集，總有四次，茲畧述之。

一第一次結集

一初次結集之時間及理由

第一次結集之時間，即於佛滅度本年之雨安居，約在佛滅後約二三月之久，便開始結集三藏聖典；此次結集之理由，其最大原因，爲法王忽般涅槃，大迦葉等，企圖法寶住世，雖大師滅去，然法寶住世，則衆生有所依止。以建立法寶於人間，爲結集之前提者也。其次原因爲誦出佛語訂立敎規敎法，乃佛敎最初之建設宗敎信條戒律規約等，又爲防止邪說，佛曾如是說，此皆應作，此亦應爲，而免違規遺法散滅也。

二結集之地點及所結集出之敎典

此次結集之地點，即在釋尊說法中摩竭陀國王舍城附近之畢波羅窟內，即所謂七葉窟內是也。所結集出之敎法，有阿難尊者誦出之四阿含經，優波離尊者誦出之八十誦律。（因其誦出有八十次故。）今將所誦出之經律表之如左：

第一次結集出之敎典

- 經藏
  - 長阿含經
  - 中阿含經
  - 增一阿含經
  - 襍阿含經
  - （阿難誦出）
- 律藏——八十誦律——（優波離誦出）

依右表觀之，第一次結集出之敎法，只經與律，未見論

藏，此古籍所傳大概相同，然關於論藏，有說未曾誦出故第一次結集無之，或說誦出，然論藏之誦出者爲誰，或云迦葉，或云阿難，南方則傳拘稀那誦論。

上來既有兩說，吾人將依誰家，此暫難定，俟異日討論可也。有人釋云：夫法者，實際之修行，律者除其修行之妨害，論者爲其原理之解釋研究。故論藏爲解釋的研究，而大多成於後人之手，隨之而有三藏之名稱。若在第一次結集之時，則可信其必無。若依此推論，畢竟第一次結集時，唯經與律，故無論藏。但龍樹智度論云：「阿難受僧教師子座處坐說，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婆提城。爾時佛告諸比丘，諸有五怖，五罪，五怨，不除不滅，是因緣故，此生中身心受無量苦，復後世墮惡道中；諸有無此五怖，五罪，五怨，是因緣故，今生種種身心受樂，後世生天上樂處。何等五怖應遠？一者殺生，二者盜，三者邪淫，四者妄語，五者飲酒。如是等名爲阿毘曇藏」。又曰：「憐愍世界故，集結三法藏。由此觀之，第一次結集定有論藏。又西域記亦說有阿毘曇藏，但傳爲迦葉誦出，與智度論說誦出之人有異耳。然皆傳第一次結集有論藏，是爲可信，故今從之。此第一次結出經律論三藏，爲根本之龜典也。或有分三藏四藏五藏等之異，可稽諸史，此不廣說。

三結集之人數及護法者

按此次結集時之大衆，乃大迦葉所選之五百學德俱高之比丘僧，即以大迦葉爲上座，由優波離阿難等助之，是爲第一次結集之人數，故又名爲五百結集。然此次結集誰爲護法以供給諸大德之食等耶？按爲當時之阿闍世王，對此次結集之事業大表同情，供給一切食物臥具，並與以種種之便利，由是結集乃得告成，而使阿闍世王成爲佛教中之第一大護法也。

二第二次結集

一結集之年代及因緣

從第一次結集後，約距百餘年，（一百一十年）有第二次結集編輯舉行。（當西紀前三百七十七年中國周安王二十五年）然此次結集相傳與前此之第一次結集及後之第三第四結集不同，其關於戒律之異說十條，糾察匡正而已。爾時印度摩竭陀國，東部之佛教徒公然背叛佛陀之遺教，而成立十條之非法，主張律之寬容。然在西部諸阿羅漢乃痛惡之。其中更有一位持戒比丘迦乾陀子耶舍尊者，尤痛惡之，遂由耶舍尊者主張再開會議，討論佛之戒律，而糾正之。是爲第第二次結集之發端也。

二結集之地點及討論事項

此次結集之地點，在毘舍離國之波利迦園中，故又名毘舍離結集。然此次結集既爲當時教團僧衆十種非法事之裁定，即對於教團規律改定之會議，似與經論無關，而此次討論之事項，亦全關於律藏方面，所謂鹽薑合共宿淨，復座食淨，二指抄食淨，趣聚落食淨，酥油密食和酪淨，飲閻樓伽酒（未熟之酒）淨，作座具隨意大小淨，習先所習淨，求聽淨，受蓄金銀錢淨，是爲十種非法事。全與佛制相違，而討論既終，皆判不淨，更一一出其犯罪條文焉。

三結集人數及護法者

此次結集主持運動者爲耶舍尊者，乃召集四方僧衆長老有七百人，故此次結集又名七百結集或名七百集決毘尼，然護法者爲誰耶？或云達磨阿育王，或云黑阿育王，或謂二阿育王，同是一人，或是二人。據日人考定爲兩人，又謂迦攝阿育王爲佛滅百年時，故今從之。即以迦攝阿育王爲第二次結集之護法也。

再者關於此次結集是否即爲佛教部派分裂之起點，或謂此次結集，即因十事之爭，而分出上座大衆兩派，此是南方佛教所傳如是，而北方佛教所傳不然；謂因大天立五事新說，對於教理及聖果別有主張，大衆從違不一，遂成兩派。觀此兩說不同，而關於教團之分裂，殊難決斷也。

三第三次結集

一結集之時間與原因

第三次結集，於佛滅後二百二十八年，印度摩竭陀國法阿育王灌頂十年，當西紀前二百五十九年，中國周赧王五十六年也。而此次結集緣起，因阿育王平等保護宗教，婆羅門與佛教徒常裸處紛爭不止，乃有此次結集之端由也。

二結集之處所及所結集之法

結集之地，在波吒釐子城，即今孟加拉之巴德拿，一云香宮城是也。此次結集，由衆各提出各宗要義，遮他立論，以成一書即論事論，是爲此次結集出之法也。

三結集之人數及護法者

此次會議之衆合千大德比丘，以目犍連子帝須爲會長，故又名千人結集。又名波吒釐子城結集，以就地點稱也。而在此次之護法者，即法阿育王是。但前第二次結集之護法者，謂迦攝阿育王，則二阿育王是一是二，據近人考定爲二人，故今謂達磨阿育王當無失也。

四第四次結集

一結集之時間和因緣

第四次結集，佛滅後第四紀，或六世紀，約西紀後一百五十年，（依六世紀計算）當中國漢明帝永平年間也。此次結集之因緣，以純爲當時之國王愛樂修習佛法之所致，而此時之部執最多，先王無所崇，後爲脅尊者所指示途徑，王乃提倡結集，故有最後一次之集會生起也。

二結集之地方及結集出之法

結集之地，即迦濕彌羅國也。在此次結集出之法者，乃阿毘達磨之毘婆沙論二百卷，凡三十萬頌，九百六十萬言。雖是論一部而已爲三藏之釋論。餘法皆散失，或云此次造有八犍度論，此非可信，實是謬說也。

三結集之人數及護法者

按此次結集之人數，略有二說不同：一說此次只五百人，以脅尊者爲領導，故又名五百結集。一說有一千人，謂五百阿羅漢，與五百菩薩，以迦旃延子爲首領人，復有一說以世友爲五千大乘僧之長，富樓那迦爲五百小乘僧之長。大小二乘各結集三藏，是故各傳不同。但云千人與五千五百人兩說，今從第一說。此次結集之護法者，爲迦膩色迦王，其對

於佛教之信仰與保護，不下于前三阿育王也，

上來略述小乘三藏結集，共有四次編輯，而於每次所結集之三藏，雖不全或唯經律而無論或只律而無經論或獨論藏而無經律，然定無一次結集三藏不全者不過以何藏爲重要耳。蓋小乘三藏經四次結集，聖典漸成立，惜哉自五百結集後，再無勝舉矣。（茲附一總表如下）

次數	年代	地點	人數	成績	護法者
第一次	佛滅之初	王舍城	五百人	四阿含經等	阿闍世王
第二次	佛滅百餘年	毘舍離城	七百人	律藏	迦羅阿育王
第三次	佛滅二百餘年	波吒釐子城	一千人	論事論等	達磨阿育王
第四次	佛滅四百餘年	迦濕彌羅國	五百人	毘婆沙論等	迦膩色迦王

代郵

化莊法師；

起先我猜無名小卒就是你，所以我才有那封信給你。現在我既猜錯了，倒眞要你原諒我！說到全洲死者，無非要大家看破一些，（此人曾在閩院讀書，料是同學校畢伊爲証，今既一錯再錯，連我自己都有點莫明其妙了。）別無用意，總之，這是我悞會了，請包涵！

通一敬答

湖州白雀佛學苑招僧簡則

一。本院現招初級學僧二十四名，安居修學。二。本苑除朝暮誦持二課外，注重學業，用普通教學方式指導。三。本苑現在整理期中，設備不週，但在山林幽靜之處，頗合於求學之用，雖齋供粗淡，凡有志來苑安居修學者，須不嫌清苦，不畏煩勞，不圖安適。四。本苑學僧資格，年齡在十四歲至二十二歲，不分比丘沙彌，文字通順，身體健全，品性端正，無一切惡習者爲合格。五。入學手續，須經本苑職員介紹，或諸方大德居士介紹，如眞實發心求學，無相當介紹者，可直接來苑報名，本苑專爲造就人才起見，當特別收容。六。本苑專爲供養十方青年僧安，讀書起見，每月獎金一元，分寒暑假給發，如成績優良者另有特獎。七。凡來本苑學僧，須住滿三年畢業後，方可離苑，如中途無故退學者，介紹人應負責賠償膳宿費。八。本苑訂有共住規約，如不願守此規約，請勿報名。九。欲入本苑者，儘先報名者安住額滿此止。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一日佈

白雀佛學苑苑長修眞訂　苑址：浙江湖州白雀山法華寺

寫在參禮弘一律師以後

萬泉

在病後無所事事似的情況中，承朋友壽君之邀，我即由漳州南山寺束裝出發而到泉州參加戒期勝會。這是民國二十四年冬十一月的事情。

由汽車而汽船，又由汽船而汽車，我這個病後瘦弱的身軀，存十多小時中，由漳州載到泉州去了。

因參加承天寺的戒期勝會，給以我屢次拜見吾敬偉人弘一律師的機會，當心平氣靜的時候，我重溫着這一次泉州之行的回憶，不覺獨自解頤微笑，同時又好像做過莫大偉大的事業似的。我覺着榮華！我覺着滿意！

弘一律師之所聞名於中外人士，自然他有使中外人士所仰慕所欽佩的地方；他的偉大，他的高尚，自然不要我讚美，彰揚；我現在只將這次到泉參加戒期勝會而得參禮他老人家的一段因緣，寫來作爲此次泉州之行的紀念罷了。

『大地沉沉落日眠，平墟漠漠晚烟殘；幽寫不鳴暮色起，莺籟俱寂蕭林寒。浩蕩飈風飛天杪，搖曳鐘聲出塵表；綿綿鑒響徹心弦，幻幻幽思凝冥杳。衆生病苦誰扶持？塵網顚倒泥塗汙。惟神憫恤敷大德，拯吾罪惡成正覺；誓心稽首永皈依，暝暝入定陳虔祈。倏忽光明燭太虛，雲端髣髴天門破；莊嚴七寶迷氤氳，瑤華翠雨垂繽紛。浩靈光兮朝聖眞，拜手永神恩！仰天衢芳瞻慈雲，忽現忽若隱！鐘聲沉暮天，神恩永存在，神之恩，大無外！』

這是弘一律師未出家之前的舊作，我每當讀誦時，在我紛雜的腦際裡，無形中就騰現一個偉大而不可侵犯的影像，他作此「超現實的想望，把心靈寄託於彼岸」的心裡而流露出來的作品，於這次拜見之下，更深一層地使我拜服中那高尚的人格，偉大的精神，欣喜他了！

人衆繁雜的戒期勝會中，——尤其是客堂，我終日忙着執筆替許多人寫些零碎的東西，這也許是我到泉州所應做的職務吧？

一天清早，我親手寫了請弘一律師講「律學要畧」的牌後，我感覺着客堂瑣事的冗繁，想抽出時間來聆他老人家的教誨，此念一起，我很留心地注意着，只怕「良機錯過」，所以不時總要抬頭向外張望。午後三時，在急促的當兒，客堂同人喚我充當弘一律師講經的臨時紀錄，一股且驚且喜的心情，好像兩個相遇的敵人在裡面驀然地交戰起來，在這樣的時候，我即由人衆擁擠中而踏至戒堂，伏於律師的法座之傍和被擁擠在數百新戒之中的一個棹上而冒充所謂臨時的記錄了。這次我能得覩他老人家的慈顏，即是這樣的一個難逢難遇時候。

因這段因緣，得以常和他老人家談話，承他老人家不吝慈悲的指示，實慰平生飄泊無限玄虛的心情。

「律學要畧」三天講畢，弘一律師即欲離承天寺，廿七早我取稿於他的房中，由他老人家溫柔的言語上，得到了不

少的教誨，和獎勉；在他老人家的莊嚴的態度下，一種令人敬仰的沉默寡言的神情中，素來好於談話的我，到那時也不曉得要說什麼話好，思索以後，我終無開口處；那闃然無聲的房裡，一切都趨於沉靜了，只有我兩人默然的正襟危坐在那裡，絲絲的呼吸聲中。

當我向他告辭的時候，他取了放在棹子上一冊式海法師觀日山房詩文鈔送我，作爲紀念，並說另日要寫一對聯送我，這是我久所懷望而不敢發言的一回事，在感謝與慚愧的心緒互相交織之下，我即告辭而出；他並留一地址給我，要我二日後再到他所暫住的溫陵養老院中去。

廿九日午後一時，同瑞君應弘一律師之囑，乘黃包車在那崎嶇的泉州馬路上，經大街，穿長弄，在一個人靜地的所在，才達到目的地的溫陵養老院；進大廳，許多年越古稀的老人，見了我們皆起立合掌，我們答禮後，即轉入後廳，這時我的腦袋所印的無非是金黃色的鬚鬚，斑白的頭髮，和笑容可掬行步蹣跚的許多老者。

穿過廚房，越過澤民堂，又經朱子詞前，才到弘一律師所住的華珍堂，惴慄地張步至廳前，他老人家正在拭抹佛棹。

他見了我們，滿臉堆着笑容，招呼我們坐了西邊的椅子上，他即對面端莊而坐。

「法師自已洗棹子嗎？」我慙悚地作破題兒的發問。

「棹子很髒，只隨便揩一揩。」他的聲音是那末溫柔。

「那篇「律學要畧」的紀錄，因我個人學力不足，文筆太劣，很有失了眞意的地方！」我追進一步的發問。

「很好！很好！我已經看過了」他回答着。「你的性情近於律宗，你可以發心學律，在你年青的時候，勿荒廢光陰才是！」臉上滿堆着笑容了。

這時我耳官上又好像間雜着這許多話：「奈我現在老了，恐不能久住於世間，我很盼望你們有能發心專學戒律，以繼我所未竟之志，則至善矣！」——回憶到他在戒期中講律學時所說的。

這是何等令人引奮而感愧的話啊！

「發心吧？」「學律吧？」我心裡不停在這樣自追自問。懦弱的我，同時又徬徨地，可憐地，好容易才由我顫抖的嘴唇發出以下的話：

「久已仰慕律師德學，奈機緣不遇，不得親近，同時在於學律方面，天性愚頑的我，恐難以實行吧」？戰抖的音聲，一字一吐，好像法官座下被判審的罪人。

「不難，不難，只要發心，可以做到的。」又是溫柔地，和藹地。

「律師所住的草庵情形是怎麼樣？」我問。

「糧食只容二人，」他說：「地方蚊子很多，空氣亦不大好。」——他莞爾微笑起來。

「我想親近法師，法師可能慈悲嗎」？我堅決地這樣進問。

「能找到相當道侶，我很想聚集幾個人共同研究律宗。」他又說：「有可能性，我以後寫信招你。」說後眼睛望着我。

經這一番問答之後，我搜索肚皮都沒有再問的話，空氣頓時趨入了沉寂，

門前園圃中的白菜，在那陽光透射和寒風怒吼中，不時也搖曳牠那得意洋洋的枯瘦而殘敗的葉兒。

我們欲告別回來，他老人家指着我說：「我同你去看看。」於是我們尾隨着他走，先到朱子祠，朱子祠即在華珍堂側邊，宛如一亭，中供朱文公的石刻像，上有朱公自贊文，律師讀之朗朗有聲，我只站在傍邊隨着他的聲韵而點首靜聽；嗣後他指着亭上橫額「過化亭」三字而對我說：「係他在數年前所篆的，旁有密密的小字，序明該亭遷變的歷史，亭前數十步有一巍然矗立的小石坊，橫書：「小山叢竹」四字，是朱子的遺業，同時又引我們到華珍堂後看一土產的大南瓜，「據律師說，有三十多斤，在外江很少有的，我都抱不起。」說罷又是那樣輕微的笑着。

到澤民堂傍看一口井，井傍有石牌，係乾隆時所立，內鐫「寒泉井」三字，他說這「寒泉」二字很有意義，又引到養老院看清代名人曾國藩最小的女公子在八十二歲時所寫的「老者安之」四字。

他這樣地不着相，不分地位，懇懇地領我們瀏覽古跡，確非他人之所能及；當我個人在那「相形見拙」的情形下，承他老人家這樣的領導參觀，我除有滿分的感謝之外，的確非這枝禿筆而能描素我當時心情於萬一。

在薄暮回來之後，那身幹細瘦而高的只罩着三件單衣的弘一律師，和他那鑊鑠的精神；和藹的態度，悽悽的盛意，循循善誘的勉勵，慈愛的笑容；懇懃的領導，無間斷地在我渺小的腦際裡盤桓着一位年紀將近六十的他——弘一律師底影象。其精神超過青年，那細瘦的身軀，什麼人都知道他已充滿着堅毅卓絕的意志，超人的思想，刻苦不辭的精神，度此與塵俗相違的清高的生活，專心一志編述南山律宗！嚴淨戒律，什麼人能知道他先前善能繪畫，善能彈琴作曲，也曾在東京春柳社演過茶花女的風流蘊藉的留學生呢!?

越二日，由瑞君送來弘一老人手書對聯一幅，我歡喜踴躍的手舞足蹈起來。對聯是這稱：

『持戒不放逸，了身如虛空。』

又過了一天，廣洽法師送來一冊弘一律師自讀自書的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說是弘一律師送我的，我拜領之後，心裡又是一番沉重，又是一番慚愧與不安！

十二月六日十一時，我正在休息中和壽君閒談，廣洽法師來說：「弘一老人來了」。聽聞之下，我們忙之不及，欲穿袍到樓下迎迓，而他老人家已登梯到樓上了。用茶畢，這時正位午餐時候，於是我們端了麪來供養—恰值那天打麪齋—他使獨自一人在樓上過午，我們都到樓下用麪去了。

午餐後，洗嗽畢，我們伴着弘一老人徘徊於樓廊，他的態度，始終如一，並不曾改了什麼樣兒；我們即乘機發問些零碎的話，在相談片刻間，我們知道他不日要到惠安講經去。

因戒期中的遊客絡繹不絕，人聲，炮聲鼎沸，大有充塞虛空之概，好靜的弘一老人，當然不能在那時候多留片刻，我們也不強留，送到大門外，只得目送了他那細瘦影兒在人家熙攘擁擠中歸去了。

十二月七日，壽居約我同訪弘一律

師，我便高興的答應了他，二人步行到養老院，拜見了弘一老人，又是那一番情景，那麼端重，那麼恬靜，這次拜訪，關於律學方面，得了不少的裨益。

『持戒並不一定要奉其全部之戒條而一一實行，現在我們最好只能把根本大戒堅持不失，即是很好的了。』他的眼睛故意釘住我似的，接着又說：『在五戒中或一或二，都可任意擇受持，據我想來：五戒中最容易持的是：不邪淫，不飲酒；最爲難持的莫如盜戒了！在我們現在只能隨順受持一二條，任自己的發心力而取捨，那是很好的。……』

這一番話，聲聲打上了我的耳鼓，同時候又想起他在戒期中爲法末僧殘的悲心所驅使而發出的話：『從南宋迄今六七百年來，可謂僧種斷絕了！以平常人眼光看起來，以爲中國僧衆很多，據實而論，要找出一個眞比丘恐怕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不說過去，不談未來，即目前全中國的僧衆而論，有幾十萬之多；他老人家這種中肯的實話，難道可以說是像一般人傲慢塡胸的那種高調嗎？可憐啊！僧制不整的中國現代佛敎，的確會引人至於不寒而慄的境地！

當我們告辭時，他又取了一幅他寫的小中堂送我，字跡是紅色，係廣洽法師割指瀝血請他老人家寫經所剩餘的幾許而寫的。奉接之後，我心潮湧沸，有說不出的感愧！有說不出的欣喜！小中堂所寫的是：

『若人持戒，當得見佛，戒爲最上莊嚴，戒爲最上妙香，戒爲歡喜勝因。——佛說大乘戒經。』

從這次參禮弘一律師之後，不二日他老人家即赴惠安居士之請而同專員黃元秀到惠安講經云了。

光陰悄悄地爬過去，一場戒期勝會，已在人間告一段落，而我又回到這孤島的廈門來了。

陽曆的新年過去，舊曆的新年也隨之過去而消逝了，但弘一律師之給我的印象始終刻在我腦際，永遠不能消逝，是永遠的不能隨着時間和幻身的消逝而消逝的！

十幾天前，接到壽君由泉的來信，據說弘一律師由惠安回來得重病於草庵；聞訊之下，心房振慄，恨不能往泉以供驅策，以侍左右，甚爲憾事！

廣洽法師往泉探候弘一律師病情回來對我說：『弘一老人現在雖得重病，但他仍視若無事，工作如故。』并對廣洽法師說：『你不要問我病好沒有，你要問我有念佛沒有念佛……這是南山法師的警策，向後當拒絕一切，閉戶編述南山律的書，以至成功。……』

這種刻苦卓絕痛苦不辭爲敎忘軀的意志，眞要愧死我們了。我在這裡唯默頂祝於我佛如來蓮座前，叩祈弘一老人早日速達健康之道，撞起久已不聞的警鐘，震醒壽未來際一切衆生的痴痴迷夢！

—二五，二，三。於鷺江之濱。—

正信週刊

省悟法師追悼號已出版

發行：漢口佛敎正信會

全年一元（可以郵票代洋）

大醒法師印象記

林蔚雲

大醒法師在汕頭潮東佛教聯合會編發現代佛教週刊的時候；我爲了做壹篇對于潮汕佛教的推測壹文送給他發表的緣故，法師特地約我和他會面，我從各種刊物見到他的作品，知道他是現代佛教裏新僧伽的領袖，壹切的壹切，必能給我們幾乎好的印象，所以在壹個天氣很熱的下午，特和我的表哥楊愼初走去求見。

當我們走到潮東佛教聯合會，先承何冷眼林昌齡兩位先生殷勤接待，這時候我們爲了法師正在午睡，就暫假會客室裏談天，等到約摸壹點半鐘的時光，法師已經是醒轉了，我們這纔由林昌齡先生介紹給法師會面，我們從寒暄中，看到法師肥胖的身材，紅潤的面孔，壹般溫和沉毅的器度，眞是不愧爲現代負有名望的僧青年的領袖！

法師住的是二層樓兩間小房子，很簡單地壁上祇掛着壹幅豐子愷先生畫的釋尊佛像，和壹兩幀法師和朋友們合攝的慈容，此外壹隻兩旁圍着幾座椅子的辦公案上，很有秩序的排列着日常應用的文具和幾篇文章，我們從這幾般的觀察，知道法師是怎樣清雅，活躍，樸實的僧人！

我們因爲文字因緣而認識，心裏自然非常喜歡，但我們最認爲憾事的，要算言語不通，從見面開始談話，都是請林昌齡先生做兩方的翻譯，有時候爲了比較重要的談話，就改由書面交談，當時法師寫給我的書面是這樣：

潮汕佛教整頓的壹件事，能夠做到局部成功，已屬難能！整個潮汕或包括潮梅各屬，恐壹時不能辦到，而且無人預想這樣辦。

我與汕潮兩個所謂整理委員會的關係，不過從旁有時參加意見而已，而實際要做的，還是潮汕兩個委員會的責任。

以上的意思，我想在文章中答復先生文章之誠意。

至於我對于潮汕佛教整理的希望，亦可於答復先生文章中大略說出，以貢獻潮汕佛教徒。

大致我與先生的意見是一樣的，是同情的。

先生思想與文章都很好，當歡迎常常爲我們的週刊寫稿，能任常年撰述，尤所歡迎。

現在最急需的材料，是在居士方面能言居士對佛法應該走的路向及護法之工作——當求實際有益於佛法之工作，請先生最近先從這數方面發表高見！

先生能允許爲常年撰述否？

法師的字體很活潑新穎，從幾分鐘裏頭便寫成這麼壹篇的聊當談話的妙文，那時除隨便寫壹些答復外，我以爲法師做事很有系統，態度很是殷勤！

此外關於現代佛教的各種言論和編製，我們都是逐樣講到，法師以爲『現代佛教歷來罵人，不出擁護佛教的熱誠，該刊縱然受到任何摧殘，決不改變歷

來宗旨和態度。」，壹種勇敢剛毅而雜着柔和的印象，是多麼令人可敬呢？

最後，法師還搬了許多雜誌出來，什麼東方雜誌呀，新月雜誌呀……以及從前所出版的現代僧伽，壹古擺兒擺在我的前面，意思是要我看看一般的創作，我因爲時間的關係，祇略略翻了幾翻罷了！接着法師對我說：『我們僧伽，本來沒有需要瀏閱世俗雜誌的必要，不過現在一般文人對我們佛教裏頭的教理和事情誤解得太多了！我們爲了要糾正他們一般謬誤思想與漫罵，要是不訂閱一些是不可以的!?』這幾句話，我們可以明瞭法師對于護法是怎樣的留心？——壹般死沒把佛教當心的，不知道會不會愧死!?

我們這樣談天，法師越講越有興趣，不是苦了言語不通，究竟不知道還要怎樣的暢談呢？

總之，法師壹切的壹切，我認爲現代僧伽中不可多得的人材，不要說他辦現代僧伽與佛教有巨大的影響，從他給予我們的印象，誰也不能認他是道一個墮羊僧！這不是我恭維他的話，現代僧伽界要找壹個像法師這樣的典型，試問有幾個人呢？

又就我見到的和尚，輕易沒有得到一個如法師一樣的溫和，他次待我們，眞是沒有一些兒擺架子，替我們開茶，給我在寫書面談話時修整文具，愛護後學，眞是無微不至，我們對于法師這種優渥的惠予，怎不讚嘆，感動，依戀呢？

現在，法師是新從日本考察佛教回來了！他是壹副紅潤的面孔，肥胖的身材，想必給予日本人一般印象不少！我遙祝着他『整理佛教的志願』成功！

唉！光陰是這樣的迅速，我和法師分別已經是好幾個年頭了，我雖然很久沒有寫信去給他都因爲不知地址，但從各種刊物上見到他的文章和法師所著的各種創作，都會在我的腦窠裏活現着與法師在汕頭嶺東佛教聯合會見面的壹幕，尤其是臨別時贈給我一部現代佛教那種懇切，殷勤的印象！

大醒法師，你給我的印象是永遠不會磨滅啊！

廿四，九，廿六，于澄海。

此稿延至今日才刊出，要請林居士原諒我的疏忽，大醒法師的通訊處是江蘇淮陰覺津寺。如蒙賜以佛教性質的文藝作品，萬分歡迎！

——通一附白——

靈魂的探險

暮笳

秋深了，隨着蕭然號林的西風，和淡黃微溫的陽光，希生君的倉咳，也來得更厲害些，那蒼白的臉子，顯得更加蒼白了。可是他手里揑住的一枝筆，還是不停地在一頁一頁的原稿紙上揮着。頭微傾着，左手扶住下巴，顯然全副心神是凝注在深思量。屋里靜寂得有如嚴冷的冬夜，千仞石壁下靜臥着一灣淵默的古潭。只有低微的鼻息，和筆尖擦着紙面的低呻，不時在對寂寥的週遭，起

着細碎的反响。當一陣涼風，爬過樹梢，爬過院牆，從窗簾里偷襲進來撫着這屋里的一切。他的喉管一緊，接着便是一串急促的嗆咳，嗆咳平伏之後，他又繼續着他那未完的工作。對於他的日漸消瘦下去的身體，彷彿從來沒有那樣的閒暇。給與絲微的注意。有時喘急了，喘過之後，他便繞着屋的四週，儘在來回地踱着方步，低低地哼着前人傷窮歎逝感時憤世的名句，那微帶顫抖的沙啞子，恰如黃沙滿天的北地里一隻啞啞低喚的寒鴉，踱足了圈數，他便仍然坐下來繼續的寫，這差不多已經成爲他近日來生活的公式。——不，不，他的生活里永沒有寫進規律兩個字。可是近日來的他，却確是如此的。事實不許人有否定的辯護。平日因爲他有和善的性格，溫藹的態度，明快照人的肝胆，他的朋友便送了他一個別號，「善良的靈魂」。正和這別號相稱，他的溫和，可以使世界上頂兇暴的人，不能對他生氣，或者伸出拳頭來。不過他也有他古怪的癖氣，他對於一宗事情，一發生了興趣，誰也說不動他，而且永不想改變。「做錯了，再來過。」他常常對人這樣說。這在旁觀的人看來，總覺得他默默頭默腦的可笑，甚至說他人迷。可是默氣有壞處也有好處，世界上有許多意想不到的成功，往往是屬於這類人的。至少在目前可以這樣說，中國人正缺乏這股默勁。不過他却是不幸者，他被這股默氣弄壞了身體，病菌一天天嚙着他的肺葉，潛意識地在縮短他的生命線。

當薄如蟬翼的夕陰，漸漸侵入太空中的時候，他偶然抬起頭來，日影已移到了牆脚下，風像一隻受傷的野鹿似的，在院外林子里來去地打着唿哨。躊躇在地平線上的殘曛，帶着留戀的心情，和露出半面的上弦月，遙遙地在殷勤道別，滿天的雲霞，都漲上了紅潮，臨去的紅光，從竹編的窗簾里映進來，也的筆尖和硯池里的墨汁，都浸潤了紅霞。經不起風的撫摩，而怒苗在虛空里的一兩株枯樹的禿枝，在地上不勝孤寂地弄影。這時他一天的勞乏，都消失在這幅絕妙的藝術境界里，心里感得一陣莫名的舒適！他的目光由紙上移開之後，掃遍了這屋里的一切，正在細細的玩味着品評他的周遭，窗角上一瓶止嗽藥的旁邊，橫臥着一疊疊退回來的稿，目光最後停留在這上面的時候，他不禁從心底里倒抽出一口冷氣來。他順手從桌邊拖出一本殘敗不堪的破書，燙金的書面，已足證明那是一本時下流行的文藝雜誌，他隨便翻了幾頁，看到排在頂後面的一篇書評，標題是「五四時代剩下來的渣滓」，那正是批評他在他朋友編的某日報副刊上發表的幾篇短篇創作，書評給與他的評價是，說他的筆端上，永遠纏繞着一縷濃厚的墳墓氣息，末尾更留給他一個無限的歎息。這時院外的晚空里，裊着幾縷深黑的炊煙，給風一揚，慢慢地散入淡青色的薄暮里。他癡癡地望着那一縷縷向上升騰的黑煙，左手緊緊的按在前額上，忽然若有所悟似的，蒼白的面頰上，浮上了一抹淡淡的微笑。我們知道，這笑在某種境況下，是代替了哭的。

冷清的月，流照到天邊的夜闌時分，希生君在夜涼如水的燈前，臉上泛出一層興奮的笑，在一疊厚厚的稿紙上，標着「雷雨之前」的題目之下，簽上了兩

個不相聯屬的字——「英夫」。不用說這是預備發表出去用的筆名。那名子很熟悉地保留在讀者層的腦中，而且有着不可思議的美感。

一個月之後，在文壇上負有盛譽的某文藝誌上，發表了一篇驚人的作品。編者在編校後記里寫着這樣的話：『雷雨之前』是前列作家英夫君的新作，這篇是作者最近幾個月來銷聲匿跡埋首窗下的收獲，是作者心血的結晶，希望讀者與以深切的注意。『同時在這同一期上，又刊出了一篇評論，佔了很多的篇幅。評者不惜費詞的加以分析解說，並且說用最公平的眼光衡量，無疑的這是一部劃時代的傑構。結論里並許作者爲「東方的巍星。」而評論的執筆者，正是寫「五四時代剩下來的渣滓」的同一人，據說他是秉有春秋筆法一位評壇上的執牛耳者。

深秋的冷風，輕輕地撫弄着大地上的山河草木，軟的秋陽，照着山坡一座黃土壘成的新墳，風披開了兩旁的荒草，露出嶄新的石碑上，刻着一行銀朱塡過的紅字，「已亡故友希生君之墓」。

回憶父親的病

嶽樵

父親逝世，雖說是一年多了。但是，回憶到父親生平的音容，笑貌——尤其是去年此時病中那種慘苦的情景，實不禁我心猶有餘痛也！

我是出家人，我父親也是出家人。而且我之僥倖出家，亦完全是由于父親的導誘。不過我父親爲什麼將自身同看他心愛的兒子，都送進佛門中來呢？那我就有点茫茫然了。

我受戒後，就跟到師父在南岳祝聖寺裡學習；我的父親，卻將精力誤用到一座離鄉(湘潭劉家橋)不遠的小廟子上去了。

後來，還是我再三再四苦勸，父親纔擺脫小廟，而抽身到南岳南台寺來。不過，終因父親在小廟住久了，想擺脫一時仍難擺脫；結果，又只好兩頭奔忙。父親底死，雖不一定死在小廟上頭；但是，父親能夠清清淨淨，以十多年的時光，在身心方面做點修養的工夫，或許也能懺悔少分現業，不至于在病裡吃上那樣的虧啊！

我痛恨私產制的小廟，我痛恨我父親爲私產制的小廟陷害了！但是，仔細一想，父親甘願將精力用到「小廟」上頭，還不是有多分爲的他自己所遺落下來的一塊肉(我)嘱！

去年五月，父親因事曾到衡山；當從衡山縣城回到南岳來時，臉色已帶上了一點病容；而且兩脚尤其是浮腫得很厲害啊。比時他在祝聖寺喫過午飯，特地悄悄將我喚到一旁，招呼我坐。顯明的是好像梗塞着滿肚皮的言語，想借此傾吐一番，然後才能舒快的樣子。就意我依旁父親默默地坐了半晌，他却沒一句話說。我再也忍耐不住了，才問：「父親你有什麼事，儘可對你的兒子講啊！」就意他却又輕輕地微笑說了這麼一句：「閒坐下子，沒什麼事。」於是他就好像眼角藏着淚珠忽忽地走上去

了。

大約相隔只有兩個星期吧！一天，知客師領導一個滿頭是汗的陌生人，忽忽地走到我的跟前，將一封信塞到我底手裡，說：「南台寺送來的，——說是你父親病了，很沉重，要你趕急上去。」本來，前兩天我就發知父親臥病的消息了，不過據說還不十分嚴重；因此，我纔預備將兩天期考做完，然後再上山前去探省。孰意晴空中驟然打下這個霹靂，眞教我有點驚惶罔措！勉强顫抖的將信折開讀了，又茫無頭緒的收拾了幾件換洗衣褲，於是，也就匆遽地偕同來人向着山上跑。

天熱如火，遙遙的山路上，靜悄悄地沒有一個行人，有如一條死蛇一樣，攤在那里。兩旁的草木，在赤日的淫威之下，都無精打采的垂着頭兒，好像在嘆息自己底滿懷怨苦，沒有地方申訴似的。我隨來人的脚跟，氣喘汗流，拖着瘦憊的身子，與奮的向着山頭奔跑，思潮伴着脚底的節拍，時起將伏，整個心靈，差不多都沉陷到煩燥與悲哀交織的網落裏面去了！

在這煩熱的天氣與劇烈的心境變化之中，我對於人世苦惱，人命脆，又獲到了一層更深認識：彷彿每個人的前頭，都有一條「死」的陰影臨下躡脚的而在那裡搖幌！一息不來，隨業流轉，這又是多麼令人惴惴的件事啊！

到南台寺，同知客師傅交代過了。又匆匆地向着父親寮房裡跑，當我的一隻脚纔踏進他的門限而爲他一眼瞥見時，他驚喜得眞是連眼淚都流出來了。他從浮泛幾許笑絲的臉上透出一層苦痛的表情，望着我說：「唔，你來了，好」！猙獰的病魔，已控制了他整個的身心，使他再也不能自由的暢所欲言了！我心裡一陣悲酸，兩眶熱淚，也不期然的簌簌地撲落下來。我誠恐爲他瞥見，又要加深化的悲痛；勉强抑制自己，向他安慰了兩句，就閃身到一個角落去了。

于是，我就每天伴着他底身旁，替他做些——也是我有自己理該應做的一些事情。

父親底病，實在太奇怪了；——這也或許是佛說的一種孽緣吧？一日當躺的床上，完全陷人一種昏迷不醒在狀態，除却一絲微弱的氣息，幾乎就如一個全部失卻知覺的死人。有時人雖近乎清醒，想從病榻上爬起下來。好使週身筋絡，稍覺舒快；孰知眼前一黑，就昏迷的倒在地上了！甚或有時穢氣薰蒸，衣褲盡濕；父親尚不自知大小便已經排拽到床上，或地下哩！自己雖說够不上算個孝子，不能將父親遺穢，甘之如飴；但以責無旁貸，也不能不勉爲其難的收拾干淨啊！

我在南台寺住了沒有幾天，有一日，我向他告假，說明我要到山下替他撿藥；他看我要走，又一把用手扯住我底手，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

父親五月從衡山縣城回來，臉上已帶了一點病容，及至六月中間，纔知病已爬上了自己的身體。我是六月二十一日上南台寺去的，歷時幾及二月；眼見父親備受病苦折磨之慘。及至八月中秋月明之夜，父親始吐出最後的一口氣息；而又循業往生他自己所造的國土裡去

了。

我深受父親鞠育之勞，自愧福德微薄，無力振其萬一；病裡死時，惟有虔敬誦「阿彌陀佛」及「地藏」「觀音」二大士聖號，冀求慈光垂護，使父親發的爲明自心，永仗十方無盡三寶爲作依怙而已！

自料理父親茶毘入塔等事畢，及今常常夢晤。情景逼眞感念曷已？！前中秋，又爲諷誦「地藏菩薩本願經」五日，聊作週年迴向。近有友因小廟牽累而輟學者，苦勸不聽。因想私產制的小廟之存在，實爲佛教致命之傷！因不僅我父親一人受其陷害也！

南無本師釋伽牟尼佛！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大願地藏王菩薩！

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

無名小卒的吶喊

無名小卒

編者法師：

我也曾寫了幾篇稿子寄去，爲什末到現在僅僅登了很少的，這定是我的稿子不能適格，可是你們的徵稿例言上又說：「投寄之稿，不合用者，月內寄還，未寄還者，即當採用，毋須函詢。」既不能適用，你幹嗎不寄還呢？既不寄還，你又爲什末不披露出來呢？這不是你們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吧嗎。

稍微有點名兒的法師，或是你們的同事朋友，寫了一封信去叫登出馬上赤裸裸地在貴刊上問世了，我們這些不是你們的同事或是朋友的無名小卒，叫你們登，固要擺（此處看不清楚代加要擺兩字）足架子，即請你們登，你們也仍然，只顧自己朋友們的稿子，那里還顧到我們的幾篇臭文啊！

你們看，范古農先生說的好：「學生是國家將來的主人翁，青年僧伽亦佛教將來的主人翁，」可是你們把這些未來的法師那里瞧得起啊，你們只管拜倒英雄主義，去和大人頭兒結識，小鬼會將你們身份弄低的，我們看，你們這些青年僧伽的領導，這樣的居心，可是不對的。

眼面前的一片鏡，你們照照看：大衆生活，新人，中國學生動問等刊物，只要一篇與國家民衆個人家庭有關係的文章，馬上就會在刊物上出世給大家看過的，他們不問是學生工人商人，只看他的文字可不可而定，沒有大人小鬼的派別的。本來應該這樣，不然，何謂大衆化？你們也知道，一個國家的報章雜誌，是民衆的口舌，民衆有牢騷，儘管去發表，假使請你們這些只知不公只大不小的偏激貨去幹事的話，那國家豈不是成了你們私人的專言權嗎。大人先生們信或文章，也不見得怎樣高明，我們自己看看，不及他的地方也有限，請你們把眼光放來向四方看看，不要只看們人先生們的一方面，切切！

無名小卒們的喊吶。

（此文未加刪改，以存本來面目）

不登）。那末，有的人寫了狠多一字未登，假使他也自信力狠强，不要和我到法庭打官司嗎？春天不宜多動火，望你接受我的忠告！

朋友，不要氣，來！拉手了！說過就算，定與私誼無碍，請了，再會！

通一鞠了一個躬三，一二。

關于兩華清的辯明

澹雲

通一法師：

你眞是一位以法布施的大施主，自從去年的夏天一直到現在，每期出版的人海燈，總是按期布施我這個窮和尚，使我在這人間黑暗的大陸上，得到光明遍照身，從此可以免却墮坑落坎之虞，是我感謝不盡的一件事：

日前曾讀貴刊四法師追悼號，有華清略傳一文，這是我應竹摩密迦兩師之請而作的，這個華清乃係已死的華清，名叫小華清，此外還有倓虛法師的華清法師悼辭，那華清是還存在的華清，那是大華清，現在他正在浙江溫嶺縣明因寺做方丈，剛在去年十一月初一日接位。他曾在陝西宏法很久，並在西安臥龍寺做過方丈，與倓虛法師是很要好的。同時與我也是很知已的，其人道貌雄偉，法身足有七尺多高，而且鬚垂於肚，現年三十四，先在觀音寺宏法社依諦閑法師學天台宗教義，頗有心得，後應長安各界公請到彼宏化。

今貴刊專號一出，有許多人以爲大華清死了，這是人二名一，容易誤會，本不足奇怪，然我與兩華清都是很熟識的，並且很知已的，去年春間，小華清死在天台山高明寺，而大華清正在國清寺（兩寺相去十里）替可興和尚戒期內當教授師，我也在那兒代理方丈，當時因小華清病危，我與大華清同到高明寺去看過小華清，後來小華清死了，我與大華清非常痛悼，今因貴刊四法師的追悼號出來之後，以致大家對於大小華清死存的眞相不明，故我特地寫這封信來聲明一下，請你在貴刊登出，以作死存大小華清之辯証。特此並請

著安！

澹雲上

請用厦門振東海記珍品萬安香「即西藏香」異香勝花提神辟疫莊嚴佛士裨益人群每匣一百二十支原價港銀一元優待購試暫收港銀九毫物美價廉實非他香所可比也

尙有萬壽線香永不退味香珠各種念珠歡迎試購

華南總經理：香港大道西五十一號光南庄。汕頭怡安街四十六號中亞公司。廣州花塔街佛教會經坊。

海吟集

步韻通一法師將去潮州詩十首

謝鶴年

雲遊湖海任飄零，佛法宣揚大衆聽，
來去自如無罣礙，人生踪跡似浮萍。
禪院沉沉睡不成，更深萬籟總無聲，
吟哦我欲消枯寂，豈爲人間博一名？
世人迷妄恨偏多，一度癡情一度歌，
樂極悲來知業障，何如梵曲韻相和？
偷得閒閒唸佛忙，非僧非俗亦非狂，
達摩西去知無壁，姑坐蒲團學面牆。
沉迷苦海實堪憐，普度經文誦卢篇，
了却三心和四相，脫離業障與塵緣。
西天未走走南天，道重師門荷一肩，
咫尺曹溪衣鉢地，且隨緣法訪高賢。
何愁無計度春宵，青磬紅魚破寂寥，
出世六塵清淨了，行雲流水自逍遙。
著書度世立新編，不尚虛無學坐禪，
大願衆生登覺岸，蓮花如舌筆如椽。
出塵入世心仍靜，絕却離言力自勝，
二六修持三寄去，功行未滿已難能。
悟到眞如妙莫名，是非得失任人評，
此心久已無牽罣，海角天涯自在行！

次通一法師去潮州韻十首曲影

何處鐘聲徹夜聽？無緣親近慰飄零；
相思恰似蒼蒼海，人是青青一點萍。
大戰兇殘已構成，人間風雨動悲聲。
出家本是英雄漢，不爲蒼生豈爲名？
妙用現前自不拘，隨緣且笑且狂歌。
莫將結緣尋常看，知否人間有卞和？
爲法莫問爲誰忙，化外先當斬內狂；
偏是未能如願去，一家猶正鬥鬩牆！
相逢莫話總相憐，勵志請看寶劍篇：
斬却疑根能頓悟，落花流水好隨緣。
終古黨猶豈并肩？南能北秀隔雲天。
欲將不解生平事，寫向茫茫問遠賢。
縱許花晨與月宵，一分雖得慰岑寥。
萬里已開名鼎鼎，寸心總是意遙遙。
羅籠生涯在結編，勳中何碍靜中禪；
書成鳴鼓摧邪外，今古相傳筆一椽。
何時踏上曹溪路，運米搬柴事事勝？
媿我光頭打混漢，法門十萬一無能。
海萍酧唱盡知名，自分無才敢說評？
唯是不知前進路，一燈惠我指前行。

贈智嚴師 有序

明性

與智嚴師離別已月餘矣。昨見香港僧寄伊人海燈二份，不禁觸目感懷。迴憶中秋之夕，天昏地暗，無月可賞，我作中秋無月七律一首，智師與大蓮師見之，亦欲效顰，均未完篇而罷，師翌日又將此四字爲乙班學僧作文命題，可見智師對我，誠不易得之知己云。

中秋無月獨占先，風雨滿城我亦憐！浮玉驪歌悲握手，釣鰲佳話笑拍肩。
毘尼嚴淨文章在，般若般光俗慮遷。人海茫茫何處去？知音者寡淚潸然！

寄天寧禪堂養波師

明性

兩作曹邱信有緣，來鴻去燕亦愴然！九蓮師徒山林下，三吳禪和雲水邊。
大塊文章原值價，滿江風月不論錢。天寧咫尺天涯濶，白足趺跏學聖賢。

敬和芝峰老法師卅五初度原韻

通一

夢魂驚醒漏聲晗，蕭被輕寒月影斜，
窗外馬蹄聲漸遠，牀頭鼠跡印新加，
世棋一局同流水，佛法三乘別寶車，
擊鼓搖旗隨法將，看將天雨鉢羅花，

一月佛教

記者

廣州

廣州佛學會頃以慈航法師朝禮六祖道過省城之便，特懇其小住弘法，計每日公開演講兩次，不用經本，採取講學方式，將佛教中最令人悞解問題，提出公開研究，並指導初學佛人之用功方法，法師辯才無礙，罷說剎說，無不圓融，頗能引起羊城學佛人士之正信心念，刻聞信仰法師之群衆，擬着手組一弘法機關，請法師常期在省敎化，此事大約一兩月間即可實現云云。

江鎭

鎭江南門竹林寺佛學院創辦將達十年，造出人材極衆，前潮州嶺東佛學院，訓育主任兼佛學敎授巍諦法師，原擬今春東渡赴日留學，但觀察中日國情惡劣及籌備不週，乃重作埋頭自修計劃，法師早年亦曾負笈竹林佛學院，經該院主任振華法師力挽返母院服務，力辭不獲，刻已到院就職，開始授課，聞法師舊地重遊，過去朋儕，昇騰埋沒，或早夭，或墮落，頗有人面桃花之感云。

湖州

湖州白雀山法華寺近組織白雀佛學院，聘請嶺東佛學院畢業生隆祥法師主持其事，已發出招僧簡則，連日各方報名投考者殊衆，按浙江除寧波一帶以外，各佛敎道場舉辦僧敎育者此爲第一次之破天荒舉動，隆師青年力學，慨荷仔肩，前途發達可以預卜也。又該院通訊由湖州鉄佛寺轉，欲求世出世間各種知識者幸從速報名爲是。

南京

南京古林寺每年放戒兩次，一切規律均與寶華山相同，近年戒期多請嘿庵法師宣講毘尼，本年則擬在戒期圓滿後辦一中等規模之佛學院，刻已籌劃一切，物色敎授人材，預料戒期圓滿，即可隨時成立，首都佛化，從此昌明可期矣。

慈谿

寧波慈谿鳴鶴場金仙寺主人亦幻法師前年與芝峯法師組織白湖講舍，以各種差別因緣未能成就，刻芝法師閩遊歸來，決重整旗鼓，作捲土重來之計，最近即着手佈置一切，開始招生，芝法師道學兼勝，久爲一班僧青年所欽仰，此次開設講舍，春風滿座，自不待言，聞敎授內定者已有亦幻竹摩兩法師云云。

江鎭

金山江天寺爲中國佛敎著名禪宗道場，僧伽數佰，精進修持，向無染有時下一般嗜好者，前以鎭江縣政府强借地址開辦某種訓練所不遂，該縣長未免懷恨，日前特以搜查煙土爲名，南度搜查江天寺，並捕去方丈霜亭和尚，禁于大監，視同盜匪，後經多人保及試驗並無煙癮，乃將該方丈釋放，事雖平息，可見該縣長違反國法，蹂躪人權，未免慘酷，識者謂該縣者勇于對內，只知欺負僧伽，惜未能用此種精神對付外人爲可耻云云。

揚州

揚州襍亞法師莫之爾明法師等刻組織大衆佛化社，內容分爲演講雜誌，圖書館諸部，刻正積極進行，不久即可實現，按襍亞莫之爾明兩法師均爲吾黨英健，頭腦清楚，意志堅强，定能爲邗江佛法放一異彩也。

香港

香港著名醫士潭清如爲太虛大師皈依弟子，去冬太虛大師在

人海燈

第三卷 第四期

民國廿五年四月一日出版

主辦者 東蓮覺苑

編輯 發行 人海燈社

香港山光道東蓮覺苑內

自動電話三零八零八號

印刷 林發印務公司

香港德忌笠街三十八號

自動電話二零七一七號

YAN HOI DANG SHEA
TUNG LEEN KOK YUEN
Shan Kwong Road,
HONG KONG

本刊定價表

零售每期一角			郵費五分
預定	時期	冊數	定價
	半年	六冊	六角
	全年	十二冊	一元二角

每月一冊 定費先惠

本刊徵稿新例

一本刊取材凡佛學論文，專著，譯述，批評，人生問題研究，佛教史蹟，風景照片，木刻，漫畫，文藝創作，（包括小說，詩歌，小品，隨筆等）地方佛教通訊，均所歡迎。

一來稿務須繕寫清楚，並自加標點，能依本刊行式寫者尤佳。

一來稿請注明通信住址及姓字，以便通訊，但發表時得用筆名。

一投寄之稿，不合用者，月內寄還，未寄還者，即當採用，毋須函詢。

一對于來稿，本刊編者有改刪之權，如不願者，請于寄稿時聲明之。

一來稿一經刊載，除酌本期二份外，另外贈閱四期，每月投稿一次以上者，本社得酌量情形聘爲特約撰述。

一本刊歡迎讀者之批評與意見書。

一來稿請寄香港跑馬地山光道東蓮覺苑內人海燈編輯部，加以掛號，尤爲妥當。

本刊廣告刊例

一，本刊廣告費，每期每方寸一圓；長期刊登在三個月以上者，優待七折；登全年者，優待對折

一，惠登廣告者，費須先付。長期刊登訂有定單者每月月底收費。

一，每期廣告刊出後，贈送樣本兩份，以便核對。

一，廣告地位每期以四方寸起登。

一，廣告如須繪圖製版，其費另議。

港弘法時，居士以組設佛教中醫學院爲請，頗蒙大師許可，刻已由虛大師陳靜濤，何張蓮覺諸人發起，已覓定九龍某地爲院址，不久即可籌備成立開學云云。

又訊 東蓮覺苑監苑某某居士，早歲留學日本，對于佛學及中日文字鑽研甚深，近年服務東蓮覺苑，担任佛學社及義學佛學教授，其勤苦殊足多者，近以世緣擺脫，發心在四月八日雖度現比邱尼相，開屆時擬舉行隆重典禮，東邀各佛教團體參加觀禮云云。

中山 中山弘法佛學社，現新建社址在北區紫照街即車公廟街八號，特禮請悅西法師演講地藏經，聞定農歷二月廿一日，在該社開講，遍告各同志到社聽經，并歡迎各界參加，屆時定有壹番盛況云。

編者的話

辦雜誌難，辦佛教雜誌尤難，觀本期無名小卒一文，當知這碗飯實在不大容易吃也。

我做事最討厭鬼鬼祟祟，要說就說個明白，省得擱在心里氣悶，以後大家對我有不滿處，儘可具名指教，不要藏頭露尾叫我猜啞謎，我是不慣這一套的。

本期原有原有慧雲法師一篇「破了沈默訴與我的師友，」臨時接慧雲法師來函，囑即押下，這樣，只有待修改好了再爲刊佈了。

另外，何張蓮覺居士的遊記，以及笑痴法師爲肉食者聊進一言，都因篇幅過多而抽出，也只有待下期刊布了。

本刊陸續收到許多討論學僧前途與佛教關係的文章，現在預備在第六期出一次專號，關於這類性質的稿件，都留待該期發表，請各位作者注意！

本期文藝欄的兩篇作品，在思想上，都是很值得我們取法的，本刊對於這類稿件，特別歡迎，但勿加以迷信的成份在內，以「聖母」「靈丹」之類爲題材骨幹的恕不取錄！

從消極到積極一文，于佛教根本理論頗多闡發之處，望讀者要一字一字細味讀下去！

編者

續定海潮音第十七卷可獲三大利益

一、本社爲優待訂戶起見，備有太虛大師最近講錄四種合刊二千冊，贈送讀者，每戶限一份，先定先贈，贈完爲止。

二、本刊新舊訂戶，凡持有本刊等十七卷訂單，同時預約菩提道次等廣論者，照預約價：甲種連訂本刊費共收國幣六元乙種共收四元八角。郵費在內。國外郵費照加（國曆一月底截止）

三、凡訂閱第十七卷者，本刊中國佛教建設特輯號，不另加費。

海潮音社啓

佛教日報半週年紀念廉價優待條例

本報現舉行六個月半週年紀念、特廉價三月、訂定種種優待辦法、詳列於後、

(一)不論本外埠、凡個人定閱本報一份半年者、除照原價八折收費外、如本埠半年一元九角、實收銀一元五角二分、外埠半年二元六角、實收銀二元〇八分、並奉贈佛學書局大洋五角優待券一張、(即三個月者均照價八折無優待券)

(二)不論本外埠、凡個人定閱本報一份全年者、除照原價八折收費外、如本埠全年銀三元六角、實收銀二元八角八分、外埠全年銀五元、實收銀四元、並奉贈佛學書局大洋一元優待券一張、

(三)不論本外埠、團體或個人、一次定閱本報三份至五份、期限半年或全年者、除照上八折外、再加一折如本埠半年銀一元九角、實收銀一元七角三分、全年銀三元六角、實收銀二元五角二分、外埠半年銀二元六角、實收銀二元八角二分、全年五元、實收銀三元五角、)收費、仍按照每份半年或全年分別贈送佛學書局優待券五角或一元各一張、如訂閱三個月、即一次多份、仍就照價七折、無優待券、

(四)本報原有各訂戶、如欲續訂半年一年者、仍照上列各條辦理、惟如有原欠未完者、須繳清舊費一同付清、否則仍照平時訂報費核算、不能享受折扣及贈送券利益、

(五)自二十四年國曆十月十五日起、至二十五年一月十五日止、三個月為優待期、外埠定報、概以訂報函到局日戳為憑、過期恕不通融、

(六)優待期內訂者、一律請照現金、不另掛賬、空函索定、恕不應命、

(七)優待期內入股者、其贈報期限、仍按照前入股簡章辦理、

地址上海閘北新疆路和民坊五號

佛教日報社啓

影印宋磧砂版大藏經最後之第十二批完全出版

本藏經茲已全部出齊、其冊次為第五百五十一冊至第五百九十一冊、共四十一冊、各處定購、由本會收到經款、塡給單據者、均按戶如數分發、毫無短缺、祈各注意、再本會不久結束、因外埠請購者尚多、特向從前原定項下磋商、讓出數部、在短期內、仍照預約優待、隨時交款、隨時付經、敦滿即行截止、又本藏目錄、現經編印、連同卷首、不日出版、凡定戶各贈一部、謹布、

上海威海衛路七一四號影印宋版藏經會啓